

91

書叢譯翻際國

其耳士與牙班西

譯編會究研文英

行印店書華新北東

338.9

869

3074

西班牙與土耳其

1949. 8. 初版 長. 1—3,000.

基本定價： 245 元

PDG

前 言

西班牙和土耳其是兩個法西斯國家，同時也是兩個日益美國殖民地化的國家。這兩個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是希特勒德國公開與半公開的幫兇，以戰略物資甚至以軍隊（西班牙）幫助德國法西斯匪徒對蘇聯與同盟國作戰。在德意法西斯垮台之後，這兩個國家便馬上投靠了美英帝國主義者，充當國際侵略陣營中反蘇反民主的兩隻走狗。

西班牙位於歐洲西南部伊比利安半島上，東南臨地中海，南端突出處隔直布羅陀海峽和非洲之摩洛哥相對，西接葡萄牙大西洋，北濱比斯開灣，東北以比利牛斯山脈為界和法蘭西相鄰，面積五十餘萬方公里，人口約二千五百萬。土耳其跨歐亞二洲，介於二洲間之馬爾馬拉海東有博斯普魯斯峽通黑海，西有達達尼爾峽通愛琴海與地中海，其領土之東北端與蘇聯接壤，東南部與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為鄰，其西北端則與保加利亞及希臘相接。面積七十六萬餘方公里，人口約一千六百萬。

很明顯的，從人口和領土來看西、土兩國都是小國，但由於兩國統治集團之極端反動，特別是由於它們在地理上所處地位之富有戰略性，美英帝國主義侵略集團便明目張胆地想把它們變為一旦發動侵蘇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戰爭時在地中海上和近東的兩座橋頭堡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

美帝國主義曾不遺餘力地扶持兩國中遭人民極端痛恨與反對的反動派。作為對外國主子的謝禮，西土兩國的反動派允許美帝在其領土上大肆興建海空軍事基地，並使美帝的侵略魔爪自由伸入兩國的一切部門。結果是兩國的加速殖民地化，人民的反抗日益增長，反動派的更加孤立與非依靠帝國主義便不能繼續統治下去。在這一方面，佛朗哥西班牙最爲明顯。西班牙人民的創子手佛朗哥及其匪幫長槍黨之得以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發動武裝叛亂並在三年之間終於絞殺了年輕的西班牙人民共和國，完全是由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金錢武器與軍隊的直接援助，而當時英法當局則在虛偽的『不干涉』口號下間接幫助了法西斯佛朗哥。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後，佛朗哥統治之所以能够不被西班牙人民推翻，無疑問是由於美英侵略集團的庇護。

佛朗哥匪幫目上台之後便對人民實行了極端恐怖與狂暴的統治。在近十年當中，成千成萬的英勇西共黨員和反法西斯戰士被殺死和被投入監獄。但英勇的西班牙人民在西共領導下，在這漫長的年分中並沒有一天停止過反對佛朗哥及其政權的鬥爭，而人民游擊隊的日益活躍已使得佛朗哥寢食不安了。今天一個強有力的人民抵抗運動正在西班牙高漲着。西班牙的一切反動勢力在美英帝國主義支持下正企圖聯合起來對付這一偉大的力量。但西班牙人民是並不孤單的，和他們站在一起的有全體民主社會主義與和平的戰士，有以蘇聯爲首的不可戰勝的反帝陣營。全世界的民主分子都深切同情西班牙人民的解放鬥爭。我們確信在不久的將來，西班牙人民定將重獲自由。惟土耳其人民的獨立解放則尚須經過較長時間的艱苦鬥爭。但無論西、土的反動派也好，美英帝國主義侵略集團也好，最後均將逃不脫被壓迫人民的清算和歷史的無情裁判。

本書內共收集了十幾篇有關西、土兩國的文章，關於西班牙的材料尤較豐富。在本書中一方面可以充分瞭解西、土反動派特別是佛朗哥匪幫的血腥發家史和在共統治下的人民生活慘狀，英美法反動派對西班牙的一貫罪惡政策，美帝的瘋狂軍事擴張和西、土的急遽殖民地化；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西、土兩國人民特別是西班牙人民，於極端困難的情況中在共產黨領導下為西班牙的民主、自由、獨立所進行的英勇不屈和可歌可泣的鬪爭。願以此書供研究西、土問題的同志們參考，並希不吝指正。

編者

一九四九·四·十五

目 錄

前 言

西班牙人民將重獲自由……………	(D)	伊 巴 露 麗 作	(一)
爭取獨立民主西班牙的鬭爭……………	(A)	菲 丁 作	(九)
美國反動派與佛朗哥西班牙……………	(M)	李脫文·賽陀艾 作	(一七)
佛朗哥——華爾街所寵愛的西班牙魁首……………	(O)	阿 杜 羅 夫 作	(一九)
英美對佛朗哥政權的維護……………	(L)	薩 汀 作	(二六)
西班牙法西斯主義及其贊助者……………	(V)	比 瑞 茲 考 夫 作	(三〇)
佛朗哥及其保護者……………	(B)	路 山 諾 夫 作	(三三)
佛朗哥及其政權……………	(B)	柯 丘 白 作	(四一)
佛朗哥的新策略……………	(O)	阿 杜 羅 夫 作	(四九)
佛朗哥及其主人……………	(G)	雅 爾 柴 夫 作	(五七)

馬歇爾化的土耳其	(V)	克里姆斯基	作	(六三)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A)	庫茲米納	作	(六九)
土耳其反動派的狂暴	(LV)	克里姆斯基	作	(七七)
土耳其婦女的「權利」與「自由」	(O)	奧西波夫	作	(八四)

西班牙人民將重獲自由

D·伊巴露麗

(按本文作者伊巴露麗係西班牙共產黨著名領袖——編者·)

民主革命到達西班牙較其他國家晚了一百年。這個事實在這個國土上，特別是在保留了封建主義及其奴役統治與貧困的鄉間留下了一道深痕。作家們將西班牙描寫成爲一個快樂、舞蹈與鬪牛的國家；實際上它仍然是一個悲哀和痛苦的、遭受殘酷剝削的國家，一個法律不保護貧苦勞動階級的國家，一個有着飢餓與文盲的農民的國家，一個沒有起碼的衛生知識，兒童死亡率達驚人比例的國家。在歐洲的生死統計數字中，西班牙的死亡率是最高的一個。

這個共和國成立於一九三一年，宣佈了民主自由與全國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承認了組成西班牙國的各民族的權利。

婦女們得到了選舉與被選舉權，而且迅速地被吸收到政治與社會生活中來。婦女羣衆的政治組織成立了。每個黨和職工會的隊伍都被成千成萬的婦女壯大了。

共和政體表示出已沿着民主道路往前邁了一大步，但它由於未實行土地改革而犯了致命的錯誤，

實行土地改革將要剝奪了大地主和貴族們的經濟權力，並把土地分給農民。封建與反動的僧侶保持了在國內的經濟堡壘，這便使反動派有可能進行他們的破壞工作，並給一九三六年反共和國的軍事法西斯叛亂鋪平了道路。

一九三四年，全國各工業中心的工人挺身起來阻止法西斯集團奪取政權。這個鬭爭在阿斯圖里亞礦工起義中達到最高峰。婦女們在人民運動中也起了英勇的作用。她們中的典型的一個就是一位年青的女共產黨員阿伊達·拉芬娣，她在掩護一次撤退中，在機槍陣地上犧牲了。

繼阿斯圖里亞礦工起義後的血腥鎮壓使西班牙人民較以往更覺悟到反動派集團獲得政權後所給予他們的致命危險。

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的選舉中，佔壓倒多數的婦女投了選舉人民陣綫的票，給左翼政黨保證一個澈底的勝利。十六名共產黨人第一次選入了議會，其中有一名是婦女——代表阿斯圖里亞礦工。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開始的法西斯叛亂和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犯罪的干涉激怒了全西班牙人民。西班牙民主分子只有鬭爭才能保衛共和國與民主制度；否則法西斯就要取得政權。人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英勇的生死鬭爭的道路，光榮與自由的道路，而拒絕了懦弱的屈服於法西斯主義的道路。人民的心中產生了一種不可動搖的決心：保衛他們的土地、他們的傢、他們的自由——這一切都與共和國和民主的存在是聯繫着的。

西班牙人民證明了他們的最優良傳統的可貴。在反對叛國將軍的鬭爭中，他們保衛着西班牙。西班牙在哥爾多瓦的哈里發王朝時代，是世界的文化中心，在從摩爾族奴役下解放的時期與反拿破崙的

戰爭年代中，是忠貞衛國的範例。他們保衛着非凡的航海家——他們航行在無名的海洋中發現了新航路和貿易路線——的西班牙。

人民是正在保衛着他們孩童時代坐在母親的膝蓋上，以及以後在學校裏學習要愛護的祖國；人民的歌舞中，西瑞爾的高峯上，田野森林間，河流平原裏，歷史與傳統習慣裏都存有祖國的一切，我們的親人們都埋葬在它的胸懷裏。

我們的民兵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的觸起就是爲了保衛這一切，而且爲此，我們人民的軍隊在卅二個月的自我犧牲的鬥爭中英勇地戰鬥着。

全民起來反對長槍黨者牲們，長槍黨的卑污獸蹄踐踏了國土，自行盤踞在浸透了血的西班牙的心臟上。

我國內一切高尚真實的人們，被對叛變的將軍們——他們把他們自己出賣給西班牙的敵人，外國法西斯強國——的神聖憎恨所推動，在共和國的大旗下起來了。

法西斯叛亂使共和國沒有一支軍隊，但人民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共和國軍隊，由他們當中英勇多才的人担任指揮。

世界被西班牙的英勇抗戰所震驚，抗戰推翻了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計劃，並拖延了他們對歐洲的進攻達三年之久。抗戰之所以是可能的，因爲在那些決定歐洲命運的日子裏，所有人民的反法西斯與民力量都聯合起來了。

西班牙婦女在這個鬥爭中也表現了她們自己不負她們人民的最優良的傳統。她們堅決地戰鬥着，

保持了共和國人民的戰鬥精神。

共和國失敗後，爭取西班牙解放的鬥爭開始了一個新時代。就像其他國家中反法西斯壓迫者的鬥爭那樣困難，由於英美反動集團實行的反對西班牙人民與西班牙民主的政策，在西班牙的鬥爭就更其困難。

這是恐怖統治了我們的國家，使它浸透着血和淚的第十個年頭了。在這個時期中，二百多萬的西班牙人成爲恐怖統治下的犧牲者，卅多萬已被拷打致死。僅馬德里一省，據一九四六年七月的數字，就有三萬二千六百十五名法西斯主義的犧牲者被掩埋。

甚至佛朗哥說謊者也不能隱瞞他們把國家變爲一個牢獄的事實。一九四七年七月，佛朗哥的官方報紙載稱，西班牙監獄中有四萬零五百人。然而落在共產黨手中的佛朗哥監獄當局的祕密文件表示：犯人數目超過十二萬，其中兩萬是婦女。

西班牙從來未有過這樣多的各種各樣的監獄。馬德里、巴塞隆納和其他城市設有婦女的特別監獄。目前佛朗哥淫賊們正計劃建築一個孕婦的特別監獄。只有佛朗哥政府才能設計出這種殘暴的制度來。

法西斯的命令使祕密警察和『國防軍』的謀殺和拷打合法化。廣泛使用着所謂『逃亡法』，它授權祕密警察在『企圖逃跑』的藉口下槍殺他們的犯人。其次，一九四七年四月更頒佈了一個命令：凡有反抗佛朗哥政府的行動都被處以死刑。

佛朗哥毫無限制的使用人民的金錢反對人民。軍隊和討伐隊的撥款逐年增加着。一九四八年的預

算案指定以全部經費的四分之三撥作此用。

同時工人的實際工資已降低到一九三六年工資的十分之一。每日面包配給量是一百五十公分，（合中國三兩——譯者）這是歐洲最低的數量了。

佛朗哥的政策就是恐怖與飢餓的政策。他的政府之繼續存在只是因為有英美帝國主義者的支持，英美帝國主義者正在伊比利安半島（西班牙、葡萄牙兩國所在地——譯者）上建立起反民主開爭的基地，新戰爭的跳板。

西班牙人民的賣國賊佛朗哥極高興為金元大王效勞。他的政策是把西班牙變為美國的殖民地。佛朗哥正將他的國家出賣給外國資本以便保留其大權而繼續其恐怖。他從大西洋彼岸他的主子們那裏得到支持愈多，這個血腥的侏儒就變得愈無恥。十四個月來，他囚禁了奧古斯蒂諾·梭羅亞和魯卡斯·那諾，鑑於全世界的抗議而不敢謀殺他們。但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上對其政權給予率直的支持以後，他完成了這個罪行。在與宣判A·梭羅亞與L·那諾的死罪之同時，佛朗哥法庭將數十人包括七名婦女判處卅年的監禁。

尤有甚者，佛朗哥的擁護者們竟敢斗胆宣稱西班牙人民『將習於』法西斯獨裁！不，我國人民一九三四年在阿斯圖里亞這樣英勇地鬪爭和進行卅二個月的反法西斯戰爭，不是為了坐視他們的祖國成為美國的殖民地！西班牙人民正勇敢地進行着反對恐怖與叛國政策的鬪爭。

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的前半年，西班牙發生了一百五十次的罷工，參加的工人數十萬，婦女佔罷工者的很大百分比。

她們在有六萬人參加的巴斯克的五月罷工的八天中起了積極作用。在好幾個企業中婦女是鬪爭的組織者。她們中很多是英雄似的犧牲了，或者是當佛朗哥派遣軍隊到比爾巴開始向罷工者報復時，被捕入法西斯監獄中。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卡他羅納紡織工廠（那裏的罷工主要是婦女）爆發了罷工運動。

西班牙的鄉村也拒絕向佛朗哥政府妥協。農民抵抗政府的徵收代理人，並破壞當局的命令。婦女掩護游擊隊戰士，供給他們食物，她們看護傷員，婦女們親自在游擊分隊中與男人並肩作戰。

在安達盧西亞和加里西亞山，義斯德勒馬都拉（西班牙西部一舊省——譯者）和萊凡特山中有許多人從一九三六年以來即未放下武器。佛朗哥曾屢次遣派軍隊、坦克甚至飛機來進攻他們。

一九四七年夏天，他派遣兩萬五千裝備精良的部隊進攻萊凡特的游擊隊。佛朗哥下令將大片林地砍倒，整個地區居民被趕出家園以奪去游擊隊的根據地。游擊運動不但未停止，反而廣泛深入到卡斯蒂爾。佛朗哥永未能粉碎西班牙人的抵抗，因為要那樣做，他就得消滅全西班牙的人民！

我能將我們婦女自我犧牲與英雄主義的範例舉出數百之多。但那只是重複你們——我的親愛的蘇聯朋友們，所經歷的和以無比的高尚和英雄主義所完成的。

然而，我必須告訴你們一件關於特魯萊一位農婦最近的事蹟，她給被派來打游擊隊的討伐隊殺死了。

這位人民婦女有兩個小孩。她的丈夫加入了游擊隊，她被單獨留下種地和看管孩子。不久以前她對抵抗運動給了寶貴的幫助。警察知道了她和游擊隊的聯繫，便把她拷打得死去活來。但是警察始終

沒有從她口裏擠出一句話來。後來他們殘酷地鞭打她的孩子，威脅着要把他們和她一道絞死。然而甚至那種威脅都不能動搖她的寧死也不背叛她的在鬪爭中的同志的堅固決心。

成千成萬的婦女因為參加了抵抗運動而在佛朗哥監獄中受着長期的徒刑。但是監獄和拷打都不能摧毀她們的鬪爭意志。下面的一封信是從一個判處廿年監禁的年輕教員寄來的，該信表現出我們婦女的精神。她是在塞果維亞監獄中寫的這封信。

『不管我所經受的一切是怎樣，我還是覺得很好。這是我第三次被捕了。前兩次我受過短期的監禁，但這次是長期的……爲了什麼？因爲我幫助了那些拒絕屈服的人們。我敢向你們保證……假若必要的話，我還要做一千次這樣的事情』。

這位人民婦女的簡樸字句，就像從地下工作者給共產黨領導機關所寫的其他的信一樣，生動地表現了我們男女——他們因爲不怕死所以能够戰鬪——的浩氣。

游擊隊員們說：『我們向你們誓言決不放下我們的武器，直到我們看到西班牙自由爲止。我們向你們保證，只要我們有一個人還活着，佛朗哥是不會有一分鐘的寧靜的。』

西班牙人民的抵抗正在發展和壯大着。婦女反法西斯運動正在擴大，並已組織得更好。在馬德里、馬拉加、瓦倫西亞、多雷多、塞維爾和其他地方成立了西班牙反法西斯婦女聯盟的地方組織。

瓦倫西亞出版了地下報紙『婦女團結』。婦女組織積極參加反貧困與反飢餓的鬪爭，幫助政治犯和其他法西斯恐怖的犧牲者。

反法西斯婦女聯盟在法國、北非、墨西哥、美國和英國等國內的政治僑民中成立了支部。

她們在籌款幫助國內抵抗運動和爭取反佛朗哥的國際輿論上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代表參加地下反佛朗哥鬥爭的千萬婦女們，願對和西班牙人民很好團結起來的蘇聯姊妹們表示深切謝意。

由於這種團結，希望和樂觀的氣息浸透到西班牙的監獄中。

監獄中我們的戰士們知道她們不是孤獨的，她們知道所有國家的千百萬民主婦女是和她們在一起的。

我們堅定地，有信心地向全世界的姊妹們說：

我們的人民將重獲自由，我們的婦女將幫助治療法西斯主義加給我們國家的創傷。

我們將不放棄鬥爭，直至根除西班牙法西斯主義的毒瘤為止。我們知道前途還有很多困難。我們知道我們中許多人將毀滅在這個不平等的鬥爭中。但我們將不放下我們的武器，或者惜我們的力量，以便鋪平走向勝利的道路！

（白林譯自『蘇聯婦女』四八年第二期）

爭取獨立民主西班牙的鬭爭

A·菲

丁作

佛朗哥西班牙在新戰爭挑撥者的計劃中佔有顯著的地位。

英美的報紙、倫敦與華府的無線電廣播及美國訪歐的軍政領袖都被馬德里像磁石一樣地吸引住的事實，對此提供了充分的證據。伊比利安半島的港口與飛機場、比利牛斯山上的礮壘、西班牙或可供給上百萬士兵，尤其是『元首』（指佛朗哥——譯者）及其政權的瘋狂反共，目前在國際交易中都達到很高的價格。

原子戰爭的鼓吹者已發現一個新金礦。他們大聲讚揚佛朗哥政權在完成侵略計劃中所提供的龐大潛力。真的，你還能在歐洲什麼地方找到像位在海、空航路聯接點且有比利牛斯山為屏障的西班牙那樣恰當的橋頭堡壘呢？其他那一個國家有什麼可以自誇為更反人民的政府、或更適宜於與民主及進步力量搏鬥的政府呢？

但是一個微妙的『策略』問題臨到戰爭販子陣營的頭上：開發佛朗哥金礦不危險嗎？問題曾廣泛地辯論過，意見紛紜不一。

有的認為佛朗哥提供了西班牙能用作發動反蘇及反人民民主國家戰爭基地的最可靠保證。

但其他的人懷疑與佛朗哥結盟是否不充滿了危險呢？因為在全世界看來，他仍然是一個激頭澈尾的法西斯。若與佛朗哥為盟將絕對降低大吹大擂的西方聯盟的威信，從而將暴露該聯盟的真相原來是一個反動與法西斯主義的堡壘。

這種爭論的跡象能在英國報紙上找到。『每日快報』以比維勃魯克派的諷刺口吻宣稱：把佛朗哥稱為法西斯是可笑的。佛朗哥必須加入西方聯盟。

沉默的『經濟學者』週刊故作厭惡地感歎道：『任何歐洲自由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一旦聽到與十二年前成立的政權進行妥協談判，莫不感到恥辱與憤怒。』

自然，編輯『經濟學者』的最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寧願忽視下一事實，即對絞殺西班牙共和國英勇抵抗的臭名遠揚的不干涉政策負主要責任的正是貝文、勃魯姆與斯巴克之輩的右翼社會黨領袖。今天妨礙推翻佛朗哥政權的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便是他們。

『雷諾新聞』如是列舉『西方民主』接納劍子手佛朗哥的途上橫亘的許多困難說：

『美國的主要問題便是確保英法的輿論接受其與西班牙的往來。』

以往的經驗證明了要解決這個『主要問題』將不是輕易之舉。公衆——連那些對『美國的慈善』及西方聯盟的『和平』目的仍抱幻想的但人數愈來愈少一羣在內，並不懷疑佛朗哥政權的法西斯本質。

這便是為什麼在帝國主義陣營內更多的穩健份子正在瘋狂地尋求一種使輿論對西班牙加入西方聯盟無異議的『公式』。將西班牙問題列入目前聯大會議的議程上一事正是為加緊探求此一保險的公式。

而做。

人們只須憶及佛朗哥黨徒與保皇黨人的談判——以佛朗哥與要求西班牙王位的唐·朱安間的會談爲頂點，所謂將於十一月間在若干地方舉行的市政選舉的宣言，以及右翼社會黨之公佈某一文件，他們說，文件中包含對佛朗哥與保皇黨的協定的揚發。關於此項文件現在尙無確切的消息。但對此，保皇黨以及整個反動陣營很能樂於在精神和文字上接受該協定。因其預定着會是西班牙反動派及其英美庇護者的最美滿的夢想的發展。協定規定保留維護本國及外國壟斷資本的利益之佛朗哥恐怖統治，而只作爲滿足「西方民主國家」的寬大要求的這樣一種改頭換面。在他們認爲，佛朗哥政權的輕微粉飾，能使西班牙加入西方聯盟，甚至使它在英美集團的支持下申請加入聯合國。

但這些使佛朗哥政權於新幌子下永存的目的所促成的活動，只是這個政權弱點的明證。經過九年的長期血腥獨裁統治後，佛朗哥及其匪幫，唐·朱安及其支柱貴族保皇黨，普利葉托及其黨羽——一些在國外成了富豪的冒牌社會黨人，G·波拉達斯和整幫的無政府主義挑撥者，梵蒂岡及其西班牙僧侶派，美帝國主義及其歐洲與拉丁美洲附庸——全都被迫聯合起來，以拯救西班牙的反動政權及保留其爲他們戰爭計劃中的重要一環。這一事實表示出佛朗哥政權之目前危機是何等嚴重，危機根源於佛朗哥政權的社會與政治的本質上，並因由久經考驗的西班牙人民先鋒隊——西共所領導的人民抵抗運動高潮而使之更加嚴重了。

危機的根本事實便是佛朗哥政權已使西班牙的老問題嚴重到難以置信的地步，此一問題的解決始於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的戰爭中。

在那些年頭裏，國內有二百五十萬無地的農業工人。據佛朗哥的統計，其數字目前已增至三百七十萬人，其中僅六十萬人經常就業，或換言之，即終年為奴而住在僱主的牲口棚內。其餘的三百餘萬人僅能找些臨時工或季節工。絕大多數的僱貧農被殘酷地剝削着并生活於貧困中——使人想起了西班牙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西班牙共和國政府以約五百萬公頃的土地分給無地的農民，以五十萬公頃土地分給貧農。佛朗哥政府不僅奪去這些農民自共和國政府領得的土地，此外還摧殘和沒收了萬千其他農民莊園。迫使農民繳納超額的田租，同時對農產品實行破壞性的價格，或者乾脆將其徵收而後在公開黑市上出售。

由於這種政策的結果，一九四六年的農業收成，自佛朗哥執政以來最豐收的一年，僅達戰前平均收穫量的百分之六十點三。佛朗哥的報紙報導，今年的收成大大低於一九四六年。

工業的情況也並不比這好些。官方的統計材料透露出，主要工業僅開動了生產力的百分之五十，而在某些工業，尤其是造船業只達百分之十五甚或更少。

原料、煤斤、動力、外匯的缺乏，鐵路系統的不幸情況，主要工業裝備的落伍——例如在紡織工廠內——等，已導向嚴重的危機，這個危機正如佛朗哥的工商部長在一年前所稱的，乃是「技術上所不能克服的」。

這便是少數壟斷資本家和長槍黨貪婪暴利者所頒發的佛朗哥經濟政策的後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個政策配合了希特勒戰爭機器的需要。今天它正把西班牙變為貪婪的美國投機者底得意狩獵場所，這些投機家不僅代替了希特勒匪幫，其貪婪且超過之，因為他們的控制已擴張到經濟生活的每一

重要部門。

佛朗哥政權祇給工人階級帶來了空前的苦難與飢餓。工人的生活水準比一九三六年的低五倍。人們的主要食品豌豆，如今每公斤爲西幣七元五角，而三六年祇值一元五角。菜油、糖、麵包及其他必需品的價格也照同樣甚或更大的比例增漲。這些數字都是根據所謂的限價。實際上大部份的食品必須以貴得多的價格購自黑市上。

然而實際上工資却未增加過，金屬工業的平均工資爲十九元八角，鑛工業爲廿二元。各種捐稅佔去工人的收入約百分之廿五。

人民瘋狂地尋求任何的臨時職業，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以免其家庭陷入飢饉。但工業的危機正無情地增加着完全或部份失業的人數。

這祇是佛朗哥政權經濟破產的一個大體輪廓。隨之而來的是加緊的榨取及工人、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等生活水準的不斷降低。

面對着這一情勢，其嚴重性難以掩飾，佛朗哥及其伙伴們發動了一個煽動性的宣傳攻勢，企圖證明不是他們的過錯，而是西班牙目前正在渡着的『衰微年代』的過錯。但就連這種怪論都反駁其創作者。因爲在整個『衰微年代』中，除了短促的共和國時期以外，西班牙始終是在同一的封建和資本主義政權統治下，這個政權直到一九三二年爲止是由波邦王朝領導，自一九三九年以還便由佛朗哥領導。

佛朗哥不僅延續了此種衰微，且在各方面加深了它。他造成了只有一條出路的面局——即佛朗哥

政府機器及其存在的整個社會基礎的徹底毀滅。這規定要消滅大地主的勢力，沒收其財產并以之分給千百萬的僱貧農；大工業與壟斷資本國有化；賦予各被壓迫民族以充分的權利；組織人民的軍隊及實施其他民主改革等。此舉只能由民主共和國完成之，在這個共和國中與農民聯盟的工人階級將起如在一九三六——三九年戰爭期間那樣的決定性作用。

唯一擁護人民的利益及贊成西班牙民族獨立的西班牙政黨——共產黨，正是以這種精神在教育着工農們。共產黨之成爲城鄉的抵抗法西斯主義的鼓舞精神，是不足爲奇的。

共產黨堅定地舉着共和國旗幟，並提出一個根本的社會與政治改革的綱領。它正爭取團結準備與最貪污腐化的佛朗哥政權進行所造成的艱巨困難，在人民中間宣傳着這個綱領。它正爭取團結準備與最貪污腐化的佛朗哥政權進行鬭爭的西班牙人民中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共產黨正利用每一可資利用之途徑來保持同人民的聯繫，由與農民有密切聯繫的遊擊支隊起而那些由長槍黨建立而強迫工農參加的羣衆團體止都是如此。

共產黨的民主口號在人民中間受到廣泛的響應。遊擊運動的力量與範圍經常在擴大中。去年年終佛朗哥的軍隊，顯然忘却了前此的挫敗，在萊凡特與阿拉岡地區對光榮的遊擊隊又進行了一次攻勢。認識到遊擊隊力量的秘密乃是其與農民的密切聯繫，佛朗哥軍隊便向和平居民報復。整批的農民被逐出家園，莊稼被焚毀，森林被砍倒，上千上萬的田舍被夷爲一片瓦礫。

這些野蠻的報復行爲當然給遊擊隊造成一些損失。但它們給佛朗哥政權造成了更大的困難，在廣大的地區莊稼被迫留在地裏霉了。此舉增加了人民對進行此種肆意殘暴的政府的仇恨。遊擊隊活動發展到新地區，隊伍日益擴大，軍事政治組織有了改進。數月來遊擊隊在萊凡特一帶有了新的活動。其

中最顯著的事蹟便是在德魯厄爾附近破壞了一系列運載給佛朗哥討伐隊的軍火車，並與民防軍鏖戰一場。

在加里西亞，另一遊擊隊活動的重要中心，佛朗哥的警察於三個月前予共產黨在領導上和遊擊隊以一個沉重的打擊，當時他們逮捕了茄羅梭與賽奧納。但這兩位英勇鬥士的損失並未帶來了混亂。正如茄羅梭自獄中寄出的動人信件中所稱：

『這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但它證明了身處自由的我們的同志在短時期內作出必要的結論後，他們將努力幫助加里西亞回到它在反佛朗哥政權鬥爭中所應有的地位上。』

遊擊隊以進入若干村鎮，處決長槍黨罪犯，焚毀長槍黨黨部及毀滅徵稅冊籍等作為報復。

遊擊隊運動在阿斯圖里亞一帶已猛烈復活起來，自四月至七月的四個月內該區發生了十九次遊擊戰，包括與佛朗哥討伐隊大戰八次。

義斯德勒馬都拉地區的遊擊隊運動正在恢復中，遊擊隊已在平靜的塞維爾省出現，科爾多哇及格拉那達兩地傳來了遊擊隊活動加劇的消息。

這些遊擊隊活動的重要性在目前形勢下的基本意義中，便是遊擊隊活動在喚醒及提高為佛朗哥專制暴政驅入絕望中的農民羣衆的政治覺悟上的巨大作用。遊擊隊為人民底憤怒備下一個發洩口，並把農民鬭爭與工人階級的鬭爭結合起來。

都市的工人都是與佛朗哥政權敵對的，並使用每一可用的途徑來表示其敵對態度。工廠中的破壞正嚴重地損害着法西斯政權的地位。這不是偶然的，佛朗哥的『經濟學家報』對工人階級宣佈了瘋狂

的進攻，把工人稱爲『寄生蟲』。談到工人們愈來愈多的破壞時，該報寫道：

『假如我們不能消滅工人中間的寄生主義的話，我們將被毀滅，而我們所有求救的努力亦將落空。』

付出萬千光榮的英雄的流血代價的共產黨正不屈不撓地辛勤啓發着工農與反佛朗哥愛國份子羣衆的政治覺悟。它正在把他們對佛朗哥政權的基本不滿與憎恨凝結成在即將到來的戰鬥中爲自由而戰的自覺志願。這些戰鬥將決定西班牙人民的命運。

一個強有力的人民抵抗運動正在佛朗哥折磨下的西班牙內高漲着。佛朗哥與唐·朱安、右翼社會黨和無政府主義者、將軍和大主教、地主和資本家，在美帝國主義及其附庸支持下，正聯合起來對抗這個偉大的力量。

但西班牙的工人與民主份子知道他們並不是孤單的，站在他們這方面有全體的民主、社會主義與和平的戰士，有以蘇聯爲首的不可戰勝的反帝陣營。全世界的民主份子對西班牙的人民解放鬥爭寄以不斷的注意與深切的同情，並堅信西班牙在不久的將來也將成爲一個自由、民主與獨立的國家。

（張經芳譯自『新時代』第四十五期——一九四八、十一、三。）

美國反動派與佛朗哥西班牙

M·李脫文·賽陀艾 作

西班牙在美國擴張主義者的外交政策中佔有特殊的地位。這些擴張主義者不僅要極力控制西班牙的天然財富，並且利用它作為其侵略計劃中的作戰戰略基地。美國軍事統帥部代表為了使用她的海空基地的目的，已和西班牙法西斯當局建立密切聯繫。美國的防綫越過比利牛斯山的聲明經常會在美國的反動報章上出現。

美國與佛朗哥西班牙代表之間曾舉行過一連串的會議。早在去年八、九月間，加那利羣島（非洲西北海岸附近——譯者）西班牙軍司令艾斯開姆斯將軍被美國參謀總部款為上賓。佛朗哥於去年十二月特別接見美國陸軍的威爾遜將軍。與此同時，華利拉將軍曾在丹吉爾（西屬北非境內，為國際中立地——譯者）與美官方代表進行談判。以後，地中海海軍司令瑟爾曼海軍上將抵馬德里與西班牙當局談判。美、西、葡軍事代表於今年正月在葡國駐馬德里大使館舉行會議。美國方面出席會議者為駐西、葡的陸、海、空軍武官；而西、葡方面出席的為許多將領以及獨裁者（指佛朗哥——譯者）的哥哥駐里斯本大使尼古拉·佛朗哥等。

幾與此同時，西外長阿塔喬與美國特使卡爾勃遜一起作了一次愉快的「打獵」。據外國報紙稱，

在『打獵』中進行了談判，結果是美——佛朗哥協定，西班牙將批准美國武裝部隊使用西班牙本土及其殖民地軍事基地的權利，而美將在馬歇爾計劃項下給佛朗哥西班牙以貸款。由於此種默契的結果，帶來了衆院擴大馬歇爾計劃的條款以包括西班牙的決定。雖則此項決議鑒於世界民主輿論的抗議而未正式實行，但今天西班牙的銀行家却收到了美國的貸款。

據『新聞週報』稱，美陸軍部參謀長已得出結論，即伊比利安半島是美國在歐洲大陸上作戰的最好基地，並強調美西互相瞭解的必要。

由是觀之，誰也不能忽視『紐約時報』駐巴黎記者的報導，即西班牙參謀長告美參議員葛爾尼稱，西班牙能組成一支一百萬人的軍隊，但需要武器。

西班牙的主要海軍基地，包括加的斯、馬佐卡及畢爾巴鄂等海港及菲羅爾與其他潛艇基地等，事實上已成爲美國的地中海及大西洋基地。所有西班牙的主要機場包括那些在馬德里、巴塞隆納及瓦梭西亞的，都處於美國控制下。美國工程隊正在重建桑坦得爾、巴爾馬和其他地區的機場，使能容納重轟炸機。

美國壟斷資本家也正在插手到西班牙經濟中。美航空公司正在開拓西班牙民航綫。西班牙的鐵路在美股東指導下管理着。美商在巴塞隆納擁有龐大的『伊比利安福特汽車裝修廠』。美國的『阿姆斯特朗木塞公司』正壟斷了西班牙的最大宗出口品軟木塞的生產。『美國火石公司』與『大陸公司』在西班牙製造汽車輪胎。西班牙的整個電報電話網均歸接近摩根集團的美壟斷資本『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及另一家『美國標準電力公司』經營。美國人並且在西班牙各個最大的企業中，包括西班牙——

瑞西企業，握有巨量股票。

美壟斷資本家之正在擴張其在西班牙的權力，亦可由以下的事實證明：美國在該國設有數十個領事館以及商務代表團與各種技術及軍事使團。佛朗哥緊緊握着他的權力並亟願獲得美國壟斷資本集團的無窮支持，且樂意在西班牙經濟生活中給他們以重要的地位。爲了這個目的，他最近發行了一億美元的國外公債，其主要對象爲各美國公司。美國投資者獲得許多有利於其侵入西班牙經濟中的特權。美政府爲了表示感激已取消美貨對西輸出的禁令，此項貨物均由從前凍結在美國的西班牙法西斯銀行的存款支付。

鑑於這些事實，誰都能理解美國反動派的對西政策，因爲保存佛朗哥政權便保證了美國軍人與壟斷資本家的統治。

（張經芳節譯自『莫斯科新聞』一九四八、七、廿六。）

佛朗哥——華爾街所寵愛的西班牙魁首

O·阿杜羅夫 作

九年以前，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英國和法國的首任大使來到了布爾哥斯城（在西班牙北部——譯者）向西班牙『元首』佛朗哥呈遞他們的國書，兩個月之後，美國大使也呈遞了國書。

如衆所週知，佛朗哥的法西斯獨裁統治乃係對合法組成的西班牙民主共和國政府的反動叛亂的結果。佛朗哥的叛亂與篡國，因法西斯意大利與納粹德國的公開軍事干涉始成爲可能，它們（指德意——譯者）派遣了成師的正規軍、空軍大隊，軍艦與坦克對西班牙共和國作戰。西班牙人民以壯烈的英勇主義保衛他們的祖國幾近三年，而且若沒有張伯倫與哈里斯克斯的英國和達拉第與勃魯姆的法國用完全『不干涉』的封鎖絞殺了西班牙共和國，他們將會擊敗法西斯叛軍及其軸心的同盟者。

共和國不能爲其飢餓的兒童在法國或美國購買麵包，更不用說武器了，反之，叛軍自德國、意大利、葡萄牙與英國不斷地得到供應與彈藥。佛朗哥自加那利羣島（非洲海岸西北——譯者）飛至摩洛哥發動內戰所乘坐的飛機和首批運給叛軍使用的機槍都是來自英國。

在內戰終了之時，英國軍艦掠奪了密諾卡島（地中海西部巴利阿里羣島之一——譯者），將其交給佛朗哥，而且英國的代理人加薩多與比斯泰雅在馬德里製造了反革命的暴動，因此給法西斯打開了不可征服的共和國首都的大門。

英美的宣傳從未停止把忠誠的共和國人士描述成強暴的『紅黨』，而把叛亂的匪徒描寫成『法律與秩序』的衛士。上面所說的在一九三九年對佛朗哥給予外交上的承認即是西方列強對西班牙人民與世界和平的又一罪行。

是希特勒的同盟

幾個月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這個『不干涉』的幼兒——佛朗哥西班牙很快就表明了它

是哪一邊的。在技術上未交戰的西班牙從頭到尾都是希特勒的未公開（或半公開）的同盟。

西班牙的整個天然財富都在希特勒的支配之下。美國的石油與小麥經過西班牙到了納粹的手裏；曾有四萬七千名西班牙法西斯士兵在德國方面對蘇聯軍隊作戰。若干「藍色師團」的士兵後來曾在北意與盟軍作戰。

根據佛朗哥與德寇在一九四三年二月新締結的祕密協定，他曾答應對盟軍任何可能在西班牙海岸登陸的企圖予以武裝的抵抗。正當英美的政策是盡可能拖延開闢第二戰場，他們反而登陸北非之際，西班牙當局將盟國船隻的通過通知了德寇，並且增援了西屬摩洛哥的長槍黨守軍，迫使美國在後方留下整整一個軍團掩護登陸部隊的側翼，免受萬一來自西屬摩洛哥的攻擊。據著名反動的美國專家H. 鮑爾溫說，佛朗哥的行動至少給予北非德寇六個月的喘息時間。

當佛朗哥正忙於幫助軸心之時，西班牙共和國人士曾在全世界許多戰場上為聯合國的事業戰鬥着。居於國外的尼哥林博士（註）的合法共和國政府曾盡其一切組織了西班牙共和國流亡者的戰鬥力量。但合法的西班牙政府猶未被承認，而在馬德里的法西斯「元首」却正為盟國外交界所寵幸。

已將自己毫無保留地繫於希特勒戰車上的佛朗哥自然恐懼戰爭的後果。早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他即與德國大使分享了他的疑懼。全世界曾預料佛朗哥將隨其政權的生身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同倒台。在西班牙始終未被壓服的共和國人士的游擊戰爭又重新活躍起來。甚至在反動的軍官當中，

（註）尼哥林：西班牙化學家和政治家，曾任馬德里化學研究所主任，一九三六年任財政部長，一九

在牧師當中反對佛朗哥的都日漸增多。

搖搖欲墜政權的支柱

正在這種千鈞一髮之時，英美帝國主義幫助保留了這個搖搖欲墜的『元首』政權。這兩個西方強國不讓西班牙人民重獲他們的自由。他們想使佛朗哥繼續執政，並想在他們業已計劃建立的反動陣營中給他一席位。

一九四四年，佛朗哥曾提出停止西方戰爭與組織盎格魯·撒克遜列強的反蘇同盟的建議，當時在技術上西班牙與德國是被拒絕了，但是這個計劃本身已被帝國主義列強採為戰後政策的基礎。對佛朗哥及其『长枪黨』沒下過最後通牒。美國、英國與阿根廷反而借給他們信用貸款，運給他們大量物資。突然，英國將它與西班牙的貿易提高了一倍，而且邱吉爾曾在下院對『元首』大加讚揚。

教皇曾稱讚過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權，並命令西班牙的全體牧師支持這個獨裁者。頭等戰爭罪犯佛朗哥已得到寬恕，並繼續收納與庇護數以千計的納粹戰犯。他加緊了對西班牙勞動人民的獸性恐怖，根據美英的半官方統計，那裏到現時為止，已造成處決三十萬人與監禁二百萬人的血腥紀錄。然而美英帝國主義的同一發言人却願意認真考慮像依照法西斯方針建立假『國會』這樣的佛朗哥政治陰謀。

依賴石油和麵包的進口，依賴美英供給軍火對人民游擊隊不斷作戰的佛朗哥的『組合國家』，若聯合國與其斷絕外交與貿易關係，馬上就會垮台。但是對此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的每一

建議，均被替暗殺的西班牙劊子手辯護的美英代表團所反對。

目前，盎格魯·薩克遜康采恩的兩位重要股東在西班牙問題上已發展到有一定的分工。大股東——美國——無條件地支持西班牙法西斯主義。小股東——英國——正以支持佛朗哥的真假保皇反對派的曖昧諾言掩護美國的政策。貝文在出演他的滑稽劇時，正得着西班牙造的貝文普利葉托（反動的西班牙右翼社會黨人——譯者）先生之助，後者是加入西班牙波邦王朝方面的最後的「社會黨人」。但事實上，貝文同馬歇爾自己一樣，並且爲了同樣理由，是願意佛朗哥當權的，主要的原因是佛朗哥在這條鎖鍊中是一個環節，其他的環節是戴高樂、曹達利斯等等。倫敦與華盛頓已用了許多金錢和許多他們國人的生命在希臘建立法西斯政權。爲什麼不容納從其出生頭一天即自命反共產主義的已經存在着的西班牙獨裁統治呢？

正像佛朗哥自己數度所承認的，全付武裝與渴望侵略戰爭的西班牙法西斯主義者，正準備當華盛頓給其許可與祝福之時發動任何侵略。美國帝國主義知道，佛朗哥能够從國內前線上抽出每一師團，可以在任何時候用來反對法國與歐洲其他各地的民主。

西班牙本身，自一九四五年以來，已被佛朗哥變爲一個巨大的美國軍事基地。一九四五年春季，美國與西班牙代表所簽訂的史無先例的航空協定，承認了美國軍事當局自由使用西班牙機場與建築新機場的權利。黑茲（美國名記者——譯者）說得好：從來沒有一個西班牙國王對美國人作這樣涉及國家主權的讓步，共和國就更不要說了。唯有毫無人民支持與被一切西班牙人所痛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才能作出這樣的轉讓，因爲它的生存要依靠華爾街的善意。佛朗哥的政策即是賣國政策。

真正的主人

外國資本是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的真正主人。它對西班牙經濟的控制有一九二七年的四倍那樣多，外國投資已達五十七億西幣的巨大數字，為全部國家財富的四分之一。

美國資本是最活躍的。估計它的直接投資達一億美元，並正急速增長中。據美國官方公佈，它控制的整個利益數字超過三億美元。

美國人對佔西班牙經濟第一位和佔每年國家收入百分之十五的紡織工業予以特別注意。關於美國控制西班牙紡織工業的第一個秘密協定是於一九三九年與進出口銀行所締結的給予大量信用貸款的協定。第二個協定簽訂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當時美國的國家貿易與出口公司曾貸給西班牙各重要紡織公司一千四百五十萬美元。最後的步驟是一九四五年夏採取的，彼時佛朗哥命令沃圭熱天主教銀行與西美銀行妥協。該兩銀行會共同強迫百分之四十的西班牙棉花工業（裝備最好的工廠）與美國控制的康采恩「OITA」合併，後者有獲得美國生棉的優先權。其餘的工業則都在技術總局的監督之下，該局是完全掌握在美國專家們的手裏的。

新澤西州美孚石油公司曾得到了勘察西境石油的專權，並收購了加那利羣島各煉油廠的大部份股票。最後，通用汽車公司、火石輪胎橡皮公司及其他許多公司控制了西班牙工業的各個部門。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曾賣給佛朗哥國家八千八百萬美元的電話裝備，但是在「支爾援助」的藉口下，保留了所得與控制權。

英國壟斷資本在西班牙也有兩億美元以上的大量投資。里歐·丁托公司佔有六千五百方公里的土地，在這塊土地之內有其實際主權，該公司每兩年的『盈利』數目即等於它在一八七三年所納的租金。首都維克公司有分公司在西班牙，這個分公司在戰爭期間曾為希特勒工作，在目前正為西班牙法西斯主義製造武器。在西班牙有成千的其他英國公司。德國投資西班牙的資本也不下兩億美元，現在正與美英親密合作中。法國各公司在西班牙的投資約有兩千萬美元。許多加拿大、比利時、瑞士及其他公司也正忙於擄取西班牙的礦藏和勞動。

所有的外國投資商絕不放棄以讚揚或金錢來支持佛朗哥政權，這個政權曾解散了一切工人組織，宣佈罷工非法，並保持工資在一九三五年的水平上，而物價比那時已高出五倍了。

在西班牙有廣大利益的強大美英托拉斯正對其各自政府施以更大的壓力，以便使政府增加其在聯合國內外對佛朗哥的支持。

作為美帝國主義與梵蒂岡的傀儡，並完全不顧國家安全而行動的當前法國政府已開放了比利牛斯邊境（該處是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封閉的），並與佛朗哥西班牙重建了經濟關係。這表明了美英對西班牙法西斯主義的政策已經結束。他們的假面具已經脫掉。他們如果尚未在法律上，也是在事實上已將他們蒙養的獨裁者包括在他們的『西方集團』與馬歇爾計劃之內。

但是，以英美帝國主義者在這方面的行動來說，已經向世界表明了他們的真正功績。由於容納西班牙法西斯主義，他們已露出了他們的整個政策的法西斯傾向。全世界（包括美國與大英帝國在內）羣衆當中對希特勒的西班牙附庸的憤怒正日趨高漲，他們痛恨華爾街的銀行家與政客。佛朗哥，這個

二十世紀的托爾克馬達（十五世紀西班牙的著名檢查所長——譯者），藉着華爾街的寵愛，現在仍統治與磨難着西班牙人民。

（沈丙杰譯自一九四八、三、三·莫斯科新聞）

英美對佛朗哥政權的維護

L · 薩

汀作

佛朗哥西班牙之被從政治舞台的側翼帶到最前列是有其理由的。這可由這個法西斯主義滋生地在西方侵略集團的計劃裏扭負的作用來說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在十月廿二日說道：

『佛朗哥西班牙已被視作美國的可能盟友。使她進入戰國狀態的代價正予以鄭重考慮』。

該雜誌以奸商口吻續稱：

『佛朗哥大元帥亟需金元來拯救其國家之經濟，而且是急於成爲美國一盟友。他索價爲四年內一筆十四億五千三百萬美元的款項，但大大壓低他的價錢他也會幹的——假定說現在給五千萬美元，以後給三億五千萬美元。』

門外漢可能以爲英美獨佔資本祇是現在才急欲收買佛朗哥及其政權，但這將是個重大錯誤。佛朗哥牌法西斯主義之所以能比其德、意庇護者活得久，正因爲它得到倫敦和華府的寵助。西方政治家使

它安全渡過戰爭的風雨飄搖時期；而他們在戰後又拯救了它，雖然西班牙佛朗哥獨裁統治在德國投降後的繼續存在，已成為一切正直民主人士與反法西斯人士所經常痛斥的對象。

無疑地，假若佛朗哥政權不會為英美反動集團的熱烈多方支持，它早已崩潰於自己的可怕罪惡和在國內造成的經濟紊亂下。蔑視聯合國大會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所作的建議，華府、倫敦及巴黎不但幫助孤立佛朗哥，而且如我們所看到的，甚至把他領到『紳士政策』的競技場上來。美國報章很早便開始大聲計算維持佛朗哥的獨裁統治需美國納稅人付價若干，西方國家的統治者曾竭全力來避免其崩潰。

支持西班牙法西斯主義的方法之一——一種便宜而又能避開公眾耳目的方法，就是擴大與佛朗哥西班牙的貿易。儘管聯合國譴責馬德里政權，許多西方國家與西班牙的貿易並未停止，相反的，倒是大為增加了。因此，佛朗哥及其幫兇們便能藉恣意的掠奪西班牙人民平衡收支。

在英美及阿根廷的政策的刺激下，佛朗哥西班牙的入口從一九四七年頭四個月的九千萬西班牙金幣遽增至一九四八年同期的一億六千五百萬西班牙金幣。出口亦從一億一千九百萬金幣增至一億二千六百萬金幣。

西班牙的最大貿易對手是美國。多年來她的最大輸入來自美國。祇是在一九四二和四三年美國才讓位給希特勒德國，以及在一九四七年第一季，才讓位給阿根廷。美軍在戰爭末期的大批購買西班牙酒和水菓，幫助了佛朗哥保持有利的貿易平衡。他曾經能够積聚起大筆可靠的美元，這多少鞏固了他的地位。

在一九四七年，以一切藉口來斷絕自己與馬歇爾計劃以外的歐洲的貿易的美國，繼續向西班牙大量傾銷。她向西班牙輸出石油、汽車和零件、鋼和其他商品，這些出口，除了少數例外以外，均須取得美國商業部的許可證。顯然地，佛朗哥入口商的需要，已得到該部門的充分了解和同情。無論如何，在一九四八年頭五個月中，佛朗哥西班牙與美國的貿易已超過二千五百萬美元。

英國亦不落後於其美國伙伴。工黨領袖們與華爾街爭相放縱西班牙法西斯主義。自一九三九以來，英國與佛朗哥西班牙的貿易已不斷增加。一九四七年，就在聯合國大會建議（指四六年十二月各國召回駐西使節的建議——譯者）之後，英國自西班牙輸入價值幾近二千六百萬英鎊（比四六年多出百分之卅八點四）的商品，並向其輸出約值七百五十萬英鎊的商品。應予注意的，西班牙的對英輸出經常是超過英貨的輸入。就是這樣，工黨政府正蓄意將大量的外匯交由佛朗哥處理。例如，在一九四八年，佛朗哥在對英貿易中取得其外匯的百分之五十。

直至一九四六年二月，法政府即已奉行同一鼓勵西班牙法西斯主義的政策。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的協定，法國承担了輸入價值五億五千三百萬西班牙金幣的西班牙貨物，而法國對西班牙的輸出僅達二億一千一百萬金幣。同時法政府負有以其自身亟需的電氣裝備供給西班牙工業的義務。法國統治者與希特勒的後期盟友的這種美滿合作，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度中斷，當時在羣衆壓力下，法政府迫於無奈與西班牙斷絕了貿易關係。於法國鐵路員工拒絕給佛朗哥裝運貨物以後，比利牛斯邊界才被封鎖。對馬德里政權來說，這是個沉重打擊。

但在一九四八年五月，法國的譚歇爾計劃合作者重行與佛朗哥勾搭起來。在美國國務院的直接調

令下，他們與馬德里政權締結了一個極其有利於後者的貿易協定。它規定法國自西班牙輸入價值一百三十億法郎的貨物，貨物中有許多法國根本可以不要的（如橙子、杏仁、酒等等）。法國亦對西輸出一百三十億法郎的貨物，多於法國總輸出的百分之六，其中大部份是製成品。作個比較，也許可以這樣說，在西班牙共和國時代，法國與西班牙的貿易僅佔法國的輸入的百分之一點一和輸出的百分之一點九。

僅此已足夠明顯了，即法西間新貿易協定根本是出於政治動機。美國國務院促成該約的目的有二：予佛朗哥政權以經濟及政治支持，以及防止法國與東歐國家的貿易。

聯合國一些顯赫會員們的這些有系統違犯聯合國大會對佛朗哥西班牙的決議的精神，呈現出一幅醜惡的圖景。當工黨領導上和勃魯姆的政黨中的多年僞善者伴作譴責佛朗哥政權時，英美商人和外交家正予以無代價的經濟幫助。

在西方政客們認為到了公開向佛朗哥伸手視之為西方集團盟友的時候之前，與佛朗哥西班牙貿易已成為栽培和間接支持西班牙法西斯主義的廣泛實施的方法。此一陰謀如今正在孕育中。

（黃炳輝譯自『新時代』四十九期——一九四八、十二、一）

西班牙法西斯主義及其贊助者

V · 比瑞茲考夫 作

應該記得，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裏，聯大會通過譴責佛朗哥法西斯政權，並建議各會員國召回駐西外交代表。聯大並進一步訓令安理會，如西班牙在『適當期間內』沒有以代議制政府代替佛朗哥政權，得重新提出西班牙問題。

這一指示未被遵守。其次，由於英美集團之努力，今夏連安理會的議程上也取消了佛朗哥西班牙問題一項。召回駐西大使和公使的決議同樣也未實行。阿根廷和巴西仍有大使駐馬德里。不久以前，巴拉圭政府又宣佈與佛朗哥西班牙恢復邦交。代替了大使，美、英、法及其他諸國派出了駐馬德里的代辦。他們在彼處活躍異常。還有作爲美總統私人代表的麥倫·泰勒，或是大主教斯培爾曼派往西班牙與佛朗哥進行談判之密使。

佛朗哥不斷地從國外得到經濟支援。法政府曾於聯合國大會決議之後封鎖過法西邊界，但不久又重行開放了。不僅如此，且在今年五月與馬德里簽訂了兩國交換價值二百五十億法郎的貨物的商務協定。之後，佛朗哥又與各英鎊集團國家締結協定。根據這些協定，他可以取得煤、棉、橡皮、機械以及化學原料等。今夏，英國又與『元首』（即佛朗哥——譯者）締結了價值八千萬英鎊的換貨協定。

工黨領袖們對西班牙法西斯的態度是如此仁慈，甚至財政大臣最近竟決定把西班牙法西斯列入那些允許英國旅行家每年在費卅五英鎊前往遊歷的國家名單內。應該注意，迄今還沒有一個東歐國家被列入這一名單內。這就給佛朗哥提供了外幣的額外來源。不滿足於僅僅與西班牙簽訂貿易協定的英國，在美國大東家認可下，批准了西德英、美合併區與佛朗哥西班牙恢復通商。

但是所有這些對西班牙人民屠夫的小惠，比起大西洋彼岸源源湧進的貨物來，是微不足道的。美國壟斷資本家對希、墨之流的同情的確是無限的。

今春，當美國衆院通過包括西班牙於馬歇爾計劃內的可耻決定，而後又在憤怒的輿論壓力下終於不得不放棄該決定時，華爾街又擬定了新計謀。前美駐馬德里大使C·黑斯（公開自命爲佛朗哥之友且是大主教斯培爾曼心腹，）即贊成元首通過私人途徑取得所需美元的企圖。

佛朗哥立即抓住了這個機會。在一個特別聲明中，他邀請外國商行和私人借予一萬萬美元的貸款。美國政府方面便急忙宣佈廢止戰時的金融禁令，這正是西班牙所關懷的。這不僅廓清了目前與西班牙貿易的一切障礙，而且解凍了西班牙法西斯在美國的存款。

反動報章最近還在大聲讚揚佛朗哥政權。路透社記者麥克勒金不久以前說過，『西班牙式的法西斯主義』現在在某些人看來，『是近乎仁慈的』。由臭名遠揚的英帝國主義者伏伊格特主編的『十九世紀及其後』，力促英國政府結束『西班牙的長期孤立』，以及停止與佛朗哥的『半祕密性』往來。

這一種無邊的恩寵和嘉獎，無疑是英美帝國主義者既定陰謀的先聲。佛朗哥早被確定爲他們擴張政策的主角。『紐約時報』於九月三號坦率地寫道：

『美國高級官員們贊成幫助佛朗哥，認為西班牙是個很重要的戰略基地，而佛朗哥將是反蘇戰爭中擁有一支大軍的積極交戰者。』

自然，美國戰略家們寄在佛朗哥的『大量軍隊』上的希望，不足說明他們的好意。元首蒐集法西斯渣滓編組狼藉的『藍色師團』的可恥結局，足以作為他們的教訓。顯然地，連華盛頓也不願把這個問題看得太嚴重。『紐約時報』自己承認，佛朗哥要是注意到人民情緒的話，『將不敢動員軍隊，就是動員了亦將支持不了一個星期』。但是利用伊比利安半島作為戰爭基地這一點，在美國軍國主義者的計劃中無疑是早經確定了的。並且已經擬出具體步驟。

不久以前，報紙曾報導華府召開了一次參謀長聯席會議。該會議決定利用西、葡兩國作為一旦新戰爭中儲藏軍火的大基地。一羣美國軍官，再加上美駐歐洲的軍事參贊們，已被派往西班牙準備必要的條約和選擇基地。決定在西班牙增築的機場和倉庫將需款一萬萬五千萬元。首批機場將建在哥爾多華（西班牙南部），畢爾巴鄂（西班牙北部）、桑坦得爾（北部）和加那利羣島（非洲西北岸附近，西班牙殖民地）的拉斯·帕爾馬斯及聖大克盧茲。美國卡車及其他軍事裝備正運到西班牙，佛朗哥的航空員亦被送到西德合併區的美國機場受訓。

與西班牙法西斯的談判，不管怎樣秘密，總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不安，特別是在美國人民中。華盛頓被迫估計及此。因而借用各種詭計來矇混輿論。倫敦和華盛頓都勸告佛朗哥，他的恐怖政權至少得偽裝上一點兒民主。而元首也很願意這樣做。他最近曾建議保皇黨人，允許現在要求復位的唐·朱安底幼子卡路斯廿年後登基。並進一步煽動地宣佈，將於十一月在全國舉行市選。

有意義的，佛朗哥係於聯大巴黎會議前夕採取這些步驟。其意圖簡單明瞭：他要給他的庇護者提供從議程上撤消西班牙問題的理由。但有許多跡象指明，佛朗哥底庇護者不止於此。西方報紙之曾大聲聲稱佛朗哥之該項措施把西班牙問題處於完全不同的地位中，非為無因。原定目標為廢止一九四六年聯合國大會的決議。認識到這個曖昧計劃成功機會甚微，佛朗哥的庇護者正借助於另一個謊計，極力宣稱已到了允許法西斯西班牙加入聯合國的時候了。合衆社會報導，阿根廷外長布拉瑪葛利亞正計劃提出一個此類的建議。

與此同時，西班牙仍正輾轉喘息於长枪黨的魔爪中。恐怖政權愈來愈難容忍。十五萬以上的政治犯正奄奄待斃於法西斯監獄中；僅是今年上半年，即有一百十七名反法西斯者被殺。各民族的良心要求結束佛朗哥屠夫的血腥政權。

（成實節譯自『新時代』卅九期——一九四八、九、廿二）

佛朗哥及其保護者

B·路山諾夫 作

血 與 沙

西班牙作家布萊斯高·伊班涅茲寫過一本著名小說『血與沙』。書名正足以道出佛朗哥今日所追

隨的政策：血腥、恐怖、大批屠殺、殘酷鎮壓西班牙人民中所有的民主份子的國內政策；以及撒沙的國外政策，長槍黨徒撒出謊言、偽善及誹謗的沙子，以防止歐美外界看出西班牙內部真相。

倫敦『標準晚報』稱：『與一切合理之預期相反，他（佛朗哥）比哺育他的羅馬與日耳曼狼活得更久，並成爲法西斯信條在歐洲的首席代表。必須永遠記住，此一信條一日君臨西班牙，則第二次大戰目標之一便將一日達不到。』

藉其新投靠之英美保護者之善意扶持，『法西斯信條的歐洲首席代表』已把西班牙轉變爲法西斯洪禍的繁殖所。在這兒，形形色色的逃亡的戰犯完全覺得是到了家。在佛朗哥命令下八萬名德國親衛隊（S.S.）隊員被徵入外國軍團，是一個遠近皆知的事實。上千上萬的德、意及其他法西斯匪徒很方便地取得西班牙護照。剛剛不久以前，十個著名的吉斯林份子從挪威的監獄逃到西班牙，他們在維哥港受到殷勤的款待。

佛朗哥政權已榨淨了國家的經濟骨髓。饑餓統治了西班牙。配給制澈頭澈尾地失敗了。因饑饉而死亡的人數日益增加；但醫師們在報復的脅迫下，被迫在千千萬萬的死亡報告上隱蔽真相。十到十二歲的兒童在工廠內每日工作十二小時已是平常的事。

伴隨着日甚一日的饑荒是恐怖統治的強化。討伐隊經常光顧各城鎮的工人區及遭受貧困折磨的鄉村。在今年（一九四七年）前三個月內，佛朗哥處決了九十三個反法西斯戰士。四月裏頒佈了一項法令，規定凡屬非法組織的領導機構工作者均處死刑，同樣，被發現私藏炸藥者亦處死刑。在七月末，馬德里舉行了許多審訊中的一次。被告者爲十名青年男女，罪名是從事反法西斯活動。審訊還未開

始，檢察長便公開宣佈他的要求，六名被告死刑；其餘四個卅年徒刑。

『西班牙新聞通訊』的一個記者寫道：『今日西班牙國內的鎮壓浪潮乃是自一九三九年——緊接着西班牙內戰終了而來的時期——以來最惡劣者。』

但愛好自由的西班牙人民不是法西斯匪徒用血或鐵所能粉碎的。正如倫敦『泰晤士報』說得好，佛朗哥及其政府生存在『精神真空』裏。事實證明了這個『精神真空』的特性。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內，西班牙游擊隊進行了三百次以上的勝利作戰。在巴斯克地區，儘管佛朗哥政權的嚴禁，數十萬工人仍然參加了罷工。

西班牙人民迄今尚未强大到足以推翻血腥的佛朗哥政權。此一政權正從國外獲得各種各樣的物質援助。但人民的鬭爭從未停息過。藉着刺刀，你可以幹許多事情；但你不能安坐其上——這是佛朗哥正開始日益深切感覺到的真理。

爲了擺脫此種窘境，佛朗哥一次又一次地使用各種政治詭計，現在他又接近保皇黨人，企圖以奉承與賄賂來博取他們的更多的同情。現在他又假裝把長槍黨轉入幕後，與國家分開。他又打這樣的念頭：把長槍黨改名『西班牙工黨』以贏得英國執政者的更大同情。

英、美外交界一再討論以『君主立憲』代替佛朗哥政權的問題。惶惶然不惜任何代價來阻止西班牙的民主復生。英、美政治家保留現在卜居葡萄牙的波邦遺族朱安作爲可能的憑藉。朱安已表示完全準備登上西班牙皇座，而一旦登基了，即一心一意爲華爾街及倫敦的利益服務。

但佛朗哥覺得，作爲一個奴婢，不見得他就次於朱安。爲了使紐約及倫敦相信這一點，他最近在

公民表決的名義下演出一齣政治醜劇。

此次公民表決的準備及過程，在選舉騙局方面別開生面。不參與投票者罰款。在許多區，特別是鄉村，選民接到早已填上『是』字的選票。所有的空白選票都算作佛朗哥的票。報章上稱，一些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常常一個人投廿次票。軍、警均整裝待命，而憲兵則狂熱地勞碌着，把人們拖到投票處。

雖然極度的恐怖，但佛朗哥的頭子們仍不能防止在投票中的反法西斯活動。在聖、塞巴斯提安發生了騷動，馬德里出現了傳單，號召人民投票反對『佛朗哥暴政』。在畢爾巴鄂，百分之六十的選民在票上寫上了『不』字。最後差不多有一百萬張票宣佈為反對票或廢票。

這個可恥的政治噱劇，甚至在『元首』的外國保護者中亦引起難堪的厭惡。僅此一例便够了，甚至『每日先驅報』亦稱之為騙局。

「恭 候 金 元」

欺詐與陰謀並不是西班牙『元首』在企圖獲致英美銀行支持的唯一手段。除此之外，他還加上了更多的甘餌。一九四二——四五年駐馬德里美大使黑斯在其『戰時出使西班牙記』一書中指出，佛朗哥政權傾向於給予美國資本深入此一桶圓之邦以無限機會。

黑斯直率宣稱：『這樣我們就可以於一九四五年年底（從佛朗哥）獲得了那些從一九二〇年的皇朝，以及一九三〇年的共和國中所未能順利獲得的東西。』

佛朗哥坦白地告訴黑斯稱：『西班牙需要美國的投資』。甚至在戰爭結束前，他已準備進入華爾街的奴僕行列中。現在也仍然如此。於接見合眾社副社長兼歐洲總經理賓克萊時，佛朗哥抱怨說，西班牙絲毫未獲得『國際金融領域內之合作』。爲了謀得充當華爾街走僕一職，佛朗哥自然不會忘記長槍黨西班牙作爲歐洲反動派的支柱的『功績』。他力吹西班牙已經『注射了防止共產主義的疫苗』。賓克萊先生向西班牙『元首』提出一項測驗題：西班牙對美國在歐洲，特別是在地中海區的日益增長的作用持何態度？此一恭順之僕斯立刻以得體的語氣回稱，如美國這樣的一個強國，應該『糾正影響國際秩序的暴亂與不公』。此一答案必然會取悅了賓克萊所代表的人們。

佛朗哥的努力極爲英、美領導者所賞識。關於這我們首先可從西班牙與英國、美國及若干『西方集團』國家間日漸頻繁的經濟接觸來判斷。

英、美以糧食、石油及工業設備供應佛朗哥西班牙，而最後竟供給長槍黨用以反對游擊隊的武器，而美國所供應的比英國多得多。在巴塞隆納最近的一次集市上，陳列着一百四十八家美國商號的貨品。在聯合國大會（第一屆）決定召回駐馬德里之各國大使之數月後，倫敦與佛朗哥締結了一項貨幣協定，予以大量援助。英國駐聯大代表蕭克勞斯的聲明，真率地闡明此種政策，即英國不能輕易中斷與西班牙的商業關係。無怪乎許多國家毫無拘束地追隨着英美的榜樣！公開漠視聯合國的決議，阿根廷竟派出駐馬德里，並允許貸予佛朗哥四萬萬丕賽他（西班牙銀幣名——譯者）。意大利與瑞典亦與佛朗哥締定貿易協定，儘他們的力量來幫助延長佛朗哥政權的存在。

法國執政者亦追隨着其英、美保護人的領導。外長比道爾很明顯地暗示有討論重開邊界、恢復貿

易等問題的可能。反映法國右翼政黨及大資本家觀點的『黎明報』號召『回到地理』，其真正意圖就是回復到臭名彰著的『不干涉』政策，也就是繼續容忍佛朗哥政權的政策。

法國國外商業商會亦出而贊成開放比利牛斯邊界。作為其預演之一，法國會暫時開放其邊界，俾從西班牙運送聖母影像至貝雲。（這就是特羅伊木馬（註）的現代化身！）最後，倫敦電台，無視聯合國之一切決議——實在是嘲弄這些決議——竟於今年（一九四七）六月卅日宣稱：對佛朗哥採取有效之反對行動之時機已過，新時代已開始，戰爭歲月已開始從許多人的記憶中消逝。該電台力稱，佛朗哥的主要罪名就是曾與希特勒合作，但在今日，戰爭事件已為戰後的事件而矛盾也遂至幕後。

鑑於局勢之微妙，巴黎十六國會議（一九四七年七月）之組織者不敢公開邀請佛朗哥西班牙出席。但貝文的笨拙企圖——其後以僅為一時的失言掩飾過去——却很自然指示出西班牙亦在馬歇爾計劃範圍內。

『地中海上的美國橋頭堡』

西班牙在美國要求世界霸權的計劃中佔有特殊位置。關於這方面，倫敦『觀察家』稱：

『美國增加對西班牙事情的興趣可由西班牙在美國的新希、土政策中在地理上所具之重要性來解釋。西班牙控制着大西洋通地中海的咽喉，而案所爭論的是：一個可能的敵意的西班牙政府，現在會成為美國與希、土的交通的永久威脅。』

換言之，美國反動派現正企圖在比利牛斯建立一個經濟軍事基地，以鞏固其對地中海及整個西歐的統治。

正如合衆社所報導的，艾森豪威爾的關於撤退駐意、希英軍談判之聲明證實了這一點。艾森豪威爾宣稱：美國不能退出地中海區，因為它是東西兩方的利益與觀念的衝突之主要中心。西班牙在地中海區位置的重要不言自明。艾森豪威爾的宣言比以往更清楚的說明了美帝國主義正力謀掙足於比利牛斯並取得通至地中海之咽喉。

同時，英、美工業家極端熱中於保持其在比利牛斯的影響及資財。這首先表現於『維克爾斯、亞姆斯特朗』和一些英國鑛業公司，以及如『亞姆斯特朗·谷克公司』、『火山輪胎橡膠公司』及其他許多美國公司上。

『西班牙新聞通訊』稱：『(美)國務院官員視佛朗哥爲一強力的難以對付的顧主，如果處理得當，可能會很有用處的。那麼如何處理佛朗哥呢？最好的方法是使他執政？或者甚至代以可能證明對華爾街同樣有用的政客普利葉托呢？倫敦『泰晤士報』似已預見此種可能，最近該報寫道：

『對溫和的西班牙人及所有西班牙的朋友而言，不懂是要終止此一政權，並且要以一個有理性的立憲政府來代替它。』

如『泰晤士報』所解釋的，有理性的政府是包含一羣反動的公開敵視民主的政客，他們將一如往昔，準備置人民於重壓之下，爲英、美反動派的利益服務。這是可以預見的。最近出版的修斯作的『西班牙報導』就是一個例子。作者原爲馬德里美大使館的僱員，現在是『時代』與『生活』兩雜誌駐羅馬記者。他認爲在英、美支持下，現在與佛朗哥爲盟的反動勢力——教會、軍隊、保皇黨人——可能成立新政權，這樣：

『在新的——如果不太討厭——門面後面，得以繼續他們自己的永久特權而剝奪了真正的政治自由』。

換言之，甚至即使佛朗哥被撤換了，佛朗哥政權將幾乎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

各個西班牙流亡政黨的無休止的活動，證明了西班牙法西斯主義的英、美保護人心中存在着這種可能。最典型的例子是亞爾波諾滋流亡政府建立的方式，以及其最後成份。它沒有包括西班牙共產黨，以及英勇的西班牙工人階級的代表。這是對英、美方面的要求的直接讓步。這引起民主的西班牙輿論方面的嚴酷抨擊。由反法西斯陣營領導機構簽名致亞爾波諾滋的公開信中指出：

『輿論強調指出，成立一個不與西班牙國內的各種反抗力量緊密合作，不包括工人階級代表的政府，只能引向共和國政體的徹底毀滅，並將大大地妨礙爭取真正民主、獨立的西班牙的鬥爭。』

在西班牙保皇黨營壘中開始了顯著的蠢動。朱安的一個讚頌者——英工黨議員福爾利克向下院保證，在朱安的西班牙內將有一個完善的君主立憲。此一聲明白必為保皇黨徒魯布里斯鼓掌歡迎，他是法西斯的塞大（CEDA）黨的組織者，被認為是未來西班牙皇朝的可能首相。同時，魯布里斯親自訪問倫敦，在那兒，他被當作嘉賓來款待，並與顯赫人物如韋斯敏斯特紅衣大主教格利芬等作秘密政治談話。西班牙反動派活動的另一說明是，魯布里斯在瑞士與前西班牙駐倫敦大使阿爾巴公爵及前西班牙財政部長卡威爾舉行會議。頗堪玩味的是，此次會議在表面上是美西電力康采恩的業務會議。

同樣的證據是西班牙社會黨右翼領袖普利葉托的迅速抵達法國，他開始其通常攻擊西班牙共產黨的歐洲旅行，並宣稱社會黨人已準備與保皇黨人合作。據『觀察家』稱：

『普利葉托極力爭辯稱：隨着馬歇爾的建議而來的各種事件，事實上已把歐洲分成兩個集團，而西班牙必須站在西方……馬歇爾的建議給予西班牙一個解決本身經濟問題，並在歐洲復興體系內發展其龐大的鑛藏的唯一機會。』

但普利葉托並不把自己限制於空洞的宣言上。他已採取實際行動，提出一大堆關於成立『議會』所要做的事情。照他自己在會見『世界報』的一個代表時所宣稱的，『議會』是與亞爾波諾滋的共和國政府抗衡的，並且更適宜於『週旋於世界各勢力之間』。

（註）特羅伊是古代中亞細亞的著名城市，當希臘人圍攻該城時，以久攻不下，定下計策，佯裝退却，在城下遺下龐大木馬，腹內藏勇士多人。城中人見敵人退去，出城見馬大為詫異，乃拆城門把木馬運入城內，夜深馬腹內勇士破腹而出，斬開城門，城陷。——譯者。

（黃炳輝譯自『新時代』卅八期——一九四七、九、十七）

佛朗哥及其政權

B·柯丘白作

關於佛朗哥西班牙的實在情況的消息只有很困難才得漏過法西斯的新聞檢查，由此使最近在美國出版的阿貝爾·普倫所著的『棕櫚樹叢中的風』一書增加了許多興趣。該書敘述了歐洲西南隅這一法

西斯避難所形勢和美國的對西政策。

在戰爭期間，A·普倫曾任職於馬德里美國大使館。他會有機會見到各個階層與各式各樣的人物——從法西斯的高級官員到反法西斯地下運動的成員。他對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保護下的佛朗哥如何取得政權，給了一個詳盡的說明。

在佛朗哥領導反對共和國的陰謀時，法西斯長槍黨還是一個很小的宗派組織。它的首領們——包括它的創辦者，西班牙的一度獨裁者唐·米吉爾·柏里木·狄·利維拉的次子，約西·安多尼奧·柏里木·狄·利維拉在內——都在獄中等待着正法。

佛朗哥曾機敏地利用了解散了的長槍黨的核心，在很短時間內就將其變成了一個龐大而分枝甚多的組織。他把它的隊伍公開給各式的可疑份子，包括與共和國的敵人一道被釋出獄的罪犯在內。

佛朗哥會正式宣佈長槍黨與所謂聖經傳述者的統一因而贏得了西班牙天主教會各領袖的支持。教會的僧侶團恢復了他們一切舊的特權，並又加進了許多新特權。

佛朗哥一方面把長槍黨作為他的支柱，同時又認定了得到貴族的支持是合算的，這不僅因為貴族握有西班牙大部份土地與其他財富，而且還因為他們已構成保皇運動的核心，他認為與他們保持友好以備不時之需是個上策。在叛亂開始時，他答應恢復君主政體，並對保皇份子給以大的特權。

就這樣，佛朗哥從一個無名的將軍變成了聖芳濟第二教主，海陸空軍『大元帥』，『光榮運動的首領』，長槍黨的全國『頭目』，國家『元首』——『對上帝與歷史負責』——及兩千五百萬西班牙人命運的『主宰』。

佛朗哥政權的主要堡壘當然是軍人，他們已儘量利用他們的優越地位。軍人都被委為城鄉的市長、鄉長、省長等等。

有鑒於西班牙軍隊一貫是反政府陰謀的傳統中心的事實，佛朗哥收買了某些將領，並在其他將領中鼓動復辟陰謀，他煽動不同集團間的仇視，以防止將領們聯合反對他。他委任某些將領至長槍黨領導機構內——黨政治部，俾牽制可能爭取過多自治權的長槍黨領袖。他鼓動將領間的保皇議論，爲了尖銳化軍事首領與反保皇的長槍黨領袖間的衝突。

應該提到的是，恢復西班牙君主政體的理想有着英國外交上的支持。普倫說：在一九四四年年中，當失敗開始籠罩着希特勒德國的時候，以佛朗哥駐倫敦大使阿爾巴公爵爲首的一羣保皇份子曾對佛朗哥施以強大的壓力。阿爾巴公爵是英國國王詹姆士二世的一個私生子的後裔，他還享有英國的伯維克公爵的頭銜，因而他就與邱吉爾有了血統關係。普倫說：阿爾巴公爵稱呼邱吉爾爲「表兄」。

普倫分析了西班牙的經濟形勢，並說它的悲慘情況是由於佛朗哥的政策，由於他的奸詐、腐化及營私舞弊的制度，這些制度使得高高在上的官僚變富了，而人民羣衆却垂死在貧困與不幸中。普倫指出這種反對大多數西班牙人民的經濟歧視將對工業造成嚴重的後果。一切有同情「赤黨」嫌疑的人都被從工業、商業及農業中驅除了。千萬的熟練工人、技術人員與農業專家已被奪去了領導正常生活的機會，並成爲迫害的對象。

普倫把廣泛蔓延的營私舞弊實況指爲西班牙政治道德的特徵。賄賂在政府人士中成了一種常規。所有的部長都受賄；佛朗哥的親戚及其夫人卡曼的親戚也如是。國家的財富都由佛朗哥的親戚與朋友

支配。元首的姐姐薇拉有向陸軍工廠與政府兵工廠出售螺絲釘的專賣權。佛朗哥由於參加各種工商企業已積下了巨額的財產，其中一家就是如利西亞的大食品製造廠。

貪污與營私到處流行，甚至在社會福利的旗幟下活動的機構裏，如像退伍傷兵協會和社會互助協會，或社會援助協會亦然。在西班牙你能用賄賂作每件事情，普倫說——你能逃脫迫害，改變被迫害的人的命運，或隨意使你所欲之人受迫害。

佛朗哥政權是建在恐怖的基礎上並由恐怖來維持的。蓋斯塔波的手段統治着西班牙的一切。

自一九三七年法西斯政變的第一週年以來，佛朗哥就建立了在每一週年紀念日（七月十八日）槍決一定數目的『赤黨』的慣例。普倫說：

『我不久就發現這種特殊慣例擴大了……它不僅包括於佛朗哥誕辰，佛朗哥國家元首就任這樣的全國紀念日，而且還包括許多正式的宗教節日，如聖誕節、聖母懷妊節與復活節等僅係其一小部份。』（該書第三十四頁）

普倫說，除了那些幹有官方或長槍黨控制的工作的人們之外，在西班牙想遇到一個他自己或他家裏未坐過監的人幾乎是不可能的。

普倫估計，佛朗哥政府代表着不及百分之五的西班牙人民。佛朗哥政權就靠着這百分之五的人民。他們包括在政府機關和長槍黨控制的組織與企業裏作事情的人，警察、民團、外國兵團、正規軍等等。西班牙人民對佛朗哥政權正進行着一個不間歇的鬥爭。反法西斯地下運動分佈極廣。普倫說，該運動的最強大、最有組織的一翼乃是民族聯盟。它在馬德里有總部，並有將近一千個支部分佈在全西

班牙。這些組織的口號在人民中間廣為流行，它們是：『不要有長槍黨的佛朗哥，亦不要沒有佛朗哥的長槍黨，更不要沒有長槍黨的佛朗哥！』

普倫說：『有的人已把民族聯盟運動稱為「共產黨」。然而，更正確地說，在內戰期間大大增長，對發動秘密戰爭比共和國其他政黨都準備得更好的、前進的西班牙共產黨，在創立民族聯盟運動中一貫是最有力的一員。（該書第三〇七——八頁）

普倫又說：這很近似當希特勒佔領期間在歐洲抵抗運動中所看到的。

普倫也詳述了佛朗哥的新陰謀——恢復君主制，這一早已準備好的計劃以便造成一種自由政權即在西班牙建立的印象。他力圖用這種辦法阻止內戰。但是『西班牙的內戰自一九三六年為佛朗哥及其軸心支持的軍隊首先挑起以來從未停止過』（該書三三八頁）。

普倫以該書的一部份篇幅專述西班牙長槍黨在拉丁美洲各國的活動。這一擁有一億三千二百萬左右居民的廣闊大陸乃是佛朗哥西班牙的帝國主義抱負的目標。類似海外長槍黨與西班牙主義委員會的組織正在拉丁美洲各國從事破壞活動。它們宣傳新西班牙帝國的理想，這個帝國將包括美洲大陸，『像在那力普第一的光榮時日』那樣。

普倫尖銳地批評了美國對佛朗哥的政策為實際上是『曾一貫並將繼續加強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權』（該書第三三六頁）。

當時美國駐西班牙大使 J·H·黑斯曾把佛朗哥稱作『良善的基督教紳士』，並在他的讚美中誇

獎佛朗哥對該國的「賢明治理」。普倫會道及：

「在一九四四年後半年盟軍順利登陸法國後，黑斯大使對佛朗哥政權曾作有意義的友誼姿態，雖然當時聯合參謀部來的勸告，即基因於我們對佛朗哥西班牙利害關係的政策軍事顧慮，已不再存在了。」（該書第二五三—四頁）普倫描寫了馬德里美大使館中盛行的詐騙與相互信任的氣氛。他說，黑斯會對大使館的人員使用恐嚇手段。

由於普倫對黑斯的政策及在馬德里大使館中盛行的制度的批判態度，他在那裏是個不得寵的人是不足怪的，而且不久，在裁減人員的藉口下將其召回美國。回國後，在戰事情報處的西班牙葡萄牙部担任工作。

「我回到了自由的勇敢的美國……但是我回到了一種恐懼和欺詐的氛圍裏，它已開始有極其類似某些在法西斯西班牙和我們在那裏的大使館中所發生的事情。」（該書第二六五頁）

普倫決定他必須將他在西班牙目睹的一切告給美國人。他辭去了職務，開始著述他的著作：「棕櫚樹叢中的風」。但是他的工作橫遭干涉。美國人事委員會收到了西班牙的一個備忘錄，指斥他犯了一連串罪行。普倫說，這種指斥是一種謊話與虛構的露骨的狂妄混合物，並且每一個都已證明是假的。

「在這一一切的幕後……都是國內以及我們馬德里大使館裏有中世紀頭腦的力量，這一力量決心以一切代價和用任何可能的手段損害任何企圖說出西班牙真相和我們政府所謂「不干涉政策」的真意的人。」（該書第二六八—九頁）

普倫在其著作的結尾中再度提及西班牙在希特勒罪惡侵略中的同謀。他說，佛朗哥的作用不僅在

美國參院「吉爾哥爾」委員會上的諮詢記錄中，而且在美國武裝部隊在德國繳獲的關於西班牙的八千件文件中都得到充分證明，但是國務院迄今仍拒絕把這些文件公開。

佛朗哥會將西班牙的工業置在希特勒德國的支配下，並將該國向納粹代理人開放和建設德國基地。馬佐卡島會用作為德國的飛機基地。德國的潛水艇曾在西班牙各港口加油。德國會緊緊地扼住西班牙的重要工業。

普倫堅稱，西班牙是法西斯主義與新國際衝突的危險溫床。有鑑於此，美英兩國官方人士所追逐的支持佛朗哥的政策應予以特別注意。

普倫說：「所有這些過於積極建議美國繼續承認佛朗哥獨裁的人都把法西斯西班牙看作「反布爾塞維主義的堡壘」，看作為防止蘇聯在歐洲與地中海的影響日甚的一條新防線的重要一環。這種想法當然是基於恐懼和依靠着陰謀，直接導向支持希特勒，使得納粹德國興起，並導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是這種思想。」（該書第三三〇頁）

但是在同時，西班牙乃是英美經濟食慾的目標，主要是因為德國在西班牙投資的遺產。提給「吉爾哥爾」委員會的官方證件估計這些投資在十至二十億西幣之間。德國的投資均集中在化學、炸藥及其他戰爭工業上。美國的商业利得集團想把它們的手伸入德國在西班牙的財產，並且很公開地致力將該國變成它們的「轄區」。

普倫寫道：「大部份被美國利得集團新得到的這種控制都是由於佛朗哥將部份納粹在西班牙財產轉讓給美國大商業——以便給他自己保留剩餘部份的政策的结果。」（該書第三三二頁）

但是，普倫說，大部份西班牙的工業、財政與貿易繼續被德國資本與德國技術人員控制着。這種控制主要是通過『偽裝的』公司執行的，它表面上屬於西班牙人，但實際上屬於德國人。西班牙的資源、銀行與工業企業實際上都是在德國的壟斷資本之手，如像 I·G·法爾本、AEG 及 ROWA K。根據提給『吉爾哥爾』委員會的證件，I·G·法爾在西班牙的附屬公司不下十四個，而 ROWA K 至少有二十五個。

西班牙的戰爭工業幾乎全為納粹科學家與技術人員所掌握，這些人在西班牙至少有六千。

普倫指責美國國務院支持和鼓勵佛朗哥西班牙。美國正以 C——四七式長程重運輸機供給佛朗哥，這些飛機完全適用載原子彈至美洲大陸的任務。

『現在是美國人民應當了解自納粹垮台以來我們在西班牙政策真相的時候了，而這些真相是被反動的報紙、大商業和某些掌管西班牙問題的國務院官員及其他有勢力的美國人士，所一直陰謀阻止輿論發表的。』(該書第三三五頁)

普倫的著作的目的是引起美國大眾對美國在西班牙的政策的通知。他主張，美國必須『干涉』西班牙問題，一方面以矯正十年前『不干涉』政策對西班牙所犯的錯誤，而另一方面以打破正在佛朗哥庇護下再度抬頭的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支柱。

『法西斯西班牙是一利劍……直指向美國的心臟。』普倫用這句話結束了他的著作，這部著作是對佛朗哥政權的法西斯性與美國的親佛朗哥政策的控訴。

佛朗哥的新策略

O·阿杜羅夫 作

三月卅一日（一九四七年）夜，馬德里電台又播送了佛朗哥的一個聲明。這個西班牙法西斯頭子宣稱西班牙不久將宣佈為一個君主國，又稱將按照國家的方針和權力之繼承制定法律。從發表的法案來看，很容易得出結論，即『國家的方針』實際上不會有所改變的。其中一法案宣稱：『國家之方針屬於元首』；而『元首』就是佛朗哥。在那個法案中佛朗哥被指定為一國之首，並在他自己委派的攝政會議襄助下執政。

這樣佛朗哥政權仍照原樣存在。稱呼這個希特勒走狗佛朗哥叫『國家的元首』或叫『攝政王』，與把長槍黨統治集團叫做『攝政會議』並未改變其原來面目；除非佛朗哥已被推翻，長槍黨被解散，西班牙就仍然是一個希特勒德國式的法西斯國家。

佛朗哥的宣言是誰也欺騙不了的。但我們發現一個英政府發言人的正式聲明：

『英國歡迎佛朗哥成立一個君主國家的計劃，假若它含有佛朗哥將軍政權立行消逝之意。』

我們很難說這個聲明主要是否出自傳統的枯燥的幽默，或是出自一種忽略這一事實的努力：即由於日益坍台，佛朗哥的這一計劃只是爲了爭取時間來保持其法西斯政權。

佛朗哥之走向君主政體的太平門已不是第一次了。他屢次地在他的計劃中提出由公民投票表決君

主政體的問題；一年還未過去，但佛朗哥的密使尋出了逃亡的保皇領袖。不用說，已經允諾的公民投票就從未實行過。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佛朗哥再次做了許多贊成君主政體的聲明；許多長槍黨份子為求得安全，也摹倣他們的頭子開始表示同情保皇黨。然而佛朗哥的把戲是這樣露骨，甚至唐·朱安（前西班牙王阿爾方索十三世在死前將王位遺給他）也率直地拒絕談論復位問題，只要是大權仍在佛朗哥及其長槍黨手中的話。

這位元首的新策略是繼杜魯門對國會發表關於「援助」希、土的咨文後不久實行的，這絕不是一種巧合的事。佛朗哥集團帶着快樂的激奮和某些很確定的希望收聽這個支持與其相似的政權的消息。正如路透社駐馬德里記者報導的，佛朗哥集團以「作為西方地中海國家中唯一強大的右翼政府」，迅速地要求了相似的援助。

這樣佛朗哥的新策略是與華盛頓宣佈的「杜魯門主義」有直接關係。這顯然是西班牙法西斯主義的華府保護人（他們業已談到幫助佛朗哥）意在將問題簡單化。他們完全不怕這一事實：即這將是明目張胆地違背一九四六年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關於西班牙問題的決定。

聯大的決定雖然是如此的一種姑息，但無疑地鼓舞了在反佛朗哥政權鬥爭中的西班牙人民。英勇的西班牙游擊隊被隔斷了與外界的聯繫，他們只是拿着能從敵人奪來的武器，然而已成為一支應予重視的隊伍，去年他們作戰七百多次。人民被長槍黨徒的黑市暴利者（他們使國家陷在恐怖、飢餓、混亂與國際孤立的狀態中）的統治激怒了。假若不是因為得到英國和大西洋彼岸的援助佛朗哥及其徒黨是永遠維持不了其政權的。只有這種可能停止援助的想法嚇着西班牙統治者。

召回大使公使這一件事的本身至多是一個警告的措施。但是即使這種從說話到行動的胆怯的步驟在佛朗哥自己的隨從者中間都引起了新的反對派。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卅日由佛朗哥親自委任的國會（直接被其委任的達三分之二，其餘三分之一經由长枪黨理事會和市政機關中產生）討論一九四七年預算，該預算包括增加百分之廿的稅收以彌補日益增多的軍警開支。到處發生了一種異乎尋常的事情：在偽國會四百三十八名議員中，僅一百八十名出席，而其中竟有六十八名投反對票。這還不是佛朗哥主義危機的唯一象徵。馬德里政府為討論農業與工業問題所召集的會議成爲一個控訴國內飢餓與貧乏的機會——雖然出席會議的代表都是經過挑選的。這位「元首」下令停開並將代表們遣送回家。

聯合國決議中特別重要的一點是它責成安理會，假若法西斯政府「在適當時間內」未被其他政府所代替的話，便再把這個問題提出討論；但到目前所有「適當的」時限都過去了。採取有效行動結束外來對佛朗哥的支持的時候很早就到了。

沒有美國的汽油，沒有英國的煤，沒有大西洋彼岸的小麥，威脅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佛朗哥朋黨就要滾蛋了。有些人願爭論聯合國會員國與西班牙斷絕外交與貿易關係是否就會使西班牙立即恢復合法的共和國政府的問題，但是完全不容易爭辯的是它將促進佛朗哥政權的垮台並給西班牙人提供機會來爲他們決定自己國家的社會與政治制度。

曼徹斯特「米特路威克爾」工廠的工人拒絕給今天西班牙的定單工作，錫蘭碼頭工人不給佛朗哥的船裝載棉花，千百萬的人去年在世界工聯的號召下舉行反佛朗哥示威遊行——這些人民都要求摧毀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爲了要做到這個，所有民主國家的政府必須與佛朗哥絕交並且不允許再給他以

支持。

佛朗哥政權的辯護者正不斷地製造合法的公式並訴諸他們所謂的國防法。他們最喜用的辯解就是佛朗哥的血腥統治是西班牙的內政，因此民主國家及其國際組織就不可干涉西班牙的事。

但這是政治偽善者的論辯。在實質上和形式上，法西斯在西班牙保存的未來則是一個急迫不可拖延的國際問題。從法律觀點來看，從各強國締約協定成立臭名遠揚的『不干涉委員會』以來，這個問題就已是國際性的了。聯合國對西班牙問題屢次的討論提供了新鮮的證明：證明實際上各國都承認了它的國際性。甚至連羅馬外交學校的最機靈的法律的詭辯家也不能證明各大國能逃避解決西班牙問題的責任。

至於所牽涉的實際問題，從下面可清楚看出其國際意義。

西班牙是德意聯合侵略下的第一個犧牲者。歐洲和全世界各民族還清楚記得佛朗哥是怎樣在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刺刀支持下上台的。一九三六到三九年德意武裝干涉西班牙引起到處羣衆的憤怒。各國成萬的民主份子手持武器與西班牙人民並肩反對德意的干涉軍隊和他們的代理人佛朗哥。不妨回顧一下，在爲了西班牙共和國而戰的戰士當中，英美人是十分少的。張伯倫和達拉第的縱容，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能够挫敗西班牙人民的抗戰並摧殘西班牙共和國於腳下。

由於希特勒『軸心』的被擊敗，西班牙人民自然有權利期望各大民主國家幫助他們擺脫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刺刀下強加在他們頭上的法西斯政權並重建民主共和國。一九四三到四四年訪問西班牙的所有客觀的觀察家均一致證實西班牙社會黨員與著名職工領袖維加的結論，他在『佛朗哥西班牙印象

記」中寫道：

『我國全體工人、民主份子和自由主義者沒有例外地都盼望着他們在一旦戰爭結束時的解放』。
在佛朗哥恐怖政權折騰下的西班牙人民的希望迄今還未實現。但它們必定會實現。這不只是西班牙人民的利益要求它。廢除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對保衛普遍安全是重要的。因為佛朗哥主義像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義一樣，是激頭濺尾侵略性的，而且只是等待有利機會來破壞和平。

佛朗哥政府機構的組織便證明其侵略意圖。在廿個國家內擁有百萬黨員的『國外長槍黨』、西班牙會議、最近成立的西美文化學會及其他佛朗哥機關正向新世界的西班牙語國家內部伸展其貪婪的觸角。在希特勒的短壽勝利的日子裏，當馬德里法西斯還未被迫向美國卑躬屈膝的時候，在西班牙出版了如麥茲的『保衛西班牙主義』、托瓦爾的『西班牙帝國』和厄爾尼斯特·喀巴勒羅的『西班牙的精神』等等書，它們都要求恢復西班牙十七世紀帝國。在一九三四年通過的長槍黨綱領裏也發現這種要求和海上陸上武裝起來的號召，綱領至今還在實行着。一九四〇年行銷馬德里的長槍黨報紙『人民的呼聲』不只提出了一個征服非洲與南美的計劃，而且要求分裂美國，將佛羅里達和加利福尼亞納入西班牙版圖內。僅是在法西斯『軸心』沒有機會分割美國這一事實變得很明顯了以後，這一類的叫囂才沉寂下來——這是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以後。

長槍黨對英國的真情從佛朗哥的第一號出版家，宣傳『直布羅陀海峽是英國與西班牙分界的不可侵入的壁壘』。這種思想在曼努伊爾·阿茲那爾的文章中動人地透露出來。一九四〇年當登波伍德勳爵（薩末爾·霍爾爵士）向佛朗哥呈遞國書時，法西斯暴徒們擁擠在街上吼叫着『直布羅陀！直布羅

陀！』。

假若今天你在西班牙俱樂部——這是倫敦當局認為可以容忍的長槍黨宣傳中心——發現不到這種口號的話，其理由即在於：巴巴羅薩計劃（旨在進攻蘇聯）的失敗使他們放棄伊薩伯拉——腓力克斯計劃（旨在藉德國與佛朗哥的聯合軍隊奪取直布羅陀）。

目前長槍黨認為美國和英國太強大而不敢冒昧。他們認為法國和共和國太懦弱，而不足禮遇。佛朗哥在緊靠佈置了工事的比利牛斯邊界保持有約四十萬人的軍隊佔其龐大軍隊的半數以上。法國警察最近暴露了一個分支的長槍黨大特務組織，該組織在法國許多省份內佈下了特務網。當去年二月法政府封鎖西班牙邊境時，它只是防止極其真實的危險的最起碼的自衛措施。

佛朗哥政權的繼續存在分裂了戰勝法西斯主義以來建立的懲罰戰爭罪犯的整個制度。在澳洲外長伊瓦特博士工作下的安理會委員會將佛朗哥描寫為一個法西斯陰謀反對和平的參與者。當這位罪犯還未送入倫敦法庭的犯人席，仍在繼續統治全國的時候，還能談什麼國際正義呢？那一個巧言的律師能巧辯這一事實呢——當搶掠蘇聯西部的德國戰爭罪犯們被審判和絞殺了的時候，指揮『藍色師團』做同樣行爲的佛朗哥將領曼諾斯·格蘭迪斯不只以逃開了法庭，而且接着擔任『馬德里司令』和『軍事法庭』的庭長？

西班牙戰犯的免刑繼之便造成大批德國戰犯的免刑。外國的特別是美國的報紙曾多次報導好多萬納粹都在西班牙找到藏身之所。佛朗哥政府毫不猶豫地做了一個預算，撥款三百萬比塞大（西幣單位）供給『被戰爭環境帶到西班牙來的外國貧民。』

那些說佛朗哥可以被說服交出納粹份子或停止納粹逃亡的科學家利用西班牙鈾礦進行原子分裂試驗的人們，正在掩飾今日西班牙統治者政策的本質。西班牙反動派的親德政策是有深刻的社會根源的，不只是德國人在強力推翻西班牙共和國中起決定性的作用的事實；不只「馬德里的元首」及其一羣與德國特務機關的舊有私人聯繫；不只他們政權的一致性——而且今日西班牙統治集團的基本利益也使佛朗哥的政策是親德的。

西班牙問題也是國際性的，因為在實際上不干涉西班牙內政是不存在的。事實上「不干涉」政策的鼓吹者正是那些最直接干預西班牙國內生活的人們。反動的倫敦和紐約報紙企圖將西班牙問題描寫為一顯然不可能之事實；它們聲稱，西方強國希望由西班牙人自己推翻佛朗哥，同時假定西班牙反法西斯份子宣稱沒有外來干涉他們就不能做到這個。但諸如此類的辯解純然是胡說八道。

事件的真意是：首先英美和其他國家應當停止幫助佛朗哥，停止站在法西斯主義方面干涉西班牙生活。當佛朗哥在美國的飛機、坦克、英國的卡車和摩托車，瑞士的湯姆槍幫助之下向游擊隊作戰時，那是那一類不干涉呢？當美國和阿根廷將穀物送給佛朗哥——為了運輸它們偶然也使用聯艦船隻——這又是那一類不干涉呢？當聯合國會員國阿根廷給予佛朗哥總數達四億比索斯（西幣單位）信用借款的時候，那又是那一類不干涉呢？

只有在完全停止外來對佛朗哥西班牙的政治上和經濟上支持的條件下，那個國家內部力量才能有如何決定其前途的機會。在要求與佛朗哥斷絕關係方面，民主的輿論主張真正的不干涉西班牙內政。另一方面，「不干涉」政策的鼓吹者教唆佛朗哥對西班牙人民的血腥戰爭。

自從『杜魯門主義』宣佈以來，華盛頓的佛朗哥的祖護者似乎傾向於變本加厲了。四月八日（一九四七年），法新社駐馬德里記者報導說：

『最近數日來某些馬德里人士謠傳美國有意在最近將來給西班牙一筆貸款。從三月卅一日佛朗哥演說以來，這些謠言已變得更持久了。』

有重大意義的是華盛頓官方人士並未否認這些謠言；美國務院官方代表保羅·庫爾勃特遜之赴西班牙更加甚此種報導之意義。在反對國際合作的人士中，顯然正在計劃着旨在破壞聯合國組織的陰險計劃——這種計劃乃是爲了公開廢棄國際義務和協定。

盎格魯薩克遜國家統治集團對西班牙問題的立場是與『城』和『華爾街』的商業利得集團有聯繫的。里奧丁托或『西班牙威克爾』公司的股東和董事們，當然很願意西班牙由這樣的政府——它禁止罷工，而它的徵工使得無數農民拋棄田莊轉爲特權者的賤價工人——來統治。必然地『西美銀行』的主人定必歡迎這樣的政府——它給美國銀行家以控制西班牙大部工業的權力來換取對消滅本國人民的援助。相反地，無怪佛朗哥爲了保持其權力而願將其國家出賣給外人。

命運已定的長槍黨政權最近的策略再度表現這個壓迫西班牙與危害世界安全的集團並不認爲它輸了。聯合國的神聖任務就是要斬斷與佛朗哥強盜政權的一切關係，幫助西班牙人民在他們國家內重建民主的秩序，消除這塊法西斯侵略據點，消除這種對各國和平與安全的威脅。

（白林譯自新『時代』十七期——四七·四·廿五）

佛朗哥及其主人

G·雅爾柴夫 作

第二次大戰甫過，美帝國主義在英、法反動派附和下，不惜筆墨極力洗刷佛朗哥西班牙與德、意軸心國的關係，強稱佛朗哥與希、墨二魔之交往，是爲了避免德、意侵入西班牙以及西班牙被迫參加軸心戰爭。至於佛朗哥與希、墨的通商完全由於經濟所迫，不然西班牙的重担將落在聯合國身上。甚至還恬不知耻地說什麼祇是由於美國的外交才使佛朗哥渡過了這些難關。美國戰時駐西大使黑斯的『戰時出使西班牙記』便是這些無耻謊言的典型。本文作者即根據蘇聯外交部檔案保管處發表的德國外交部文件予以有力駁斥。爲了避免累贅，譯者已刪去前面評論該書的幾段——譯者

在蘇聯外交部檔案保管處發表的德國外交部文件中，包括了墨索里尼於一九三七年十月向希特勒的代表所訴怨。墨氏說他的『西班牙事業』已使其付意幣卅萬萬里拉，希特勒的一位外交家回答說：『德國在這個事業（『西班牙事業』）中同時所投下的錢如不逾於此亦不會次之。』

首先，這個事業不是一個『西班牙事業』，而是一件牽及全歐的法西斯事業，『取得西班牙之後，德、意勢必逐一併取所有其他的國家』（*），據季特爾（前德國國防軍總司令——譯者）所說的，德、意在西班牙『剷除赤黨』的努力是要『使佛朗哥成爲全西班牙無法無天的獨夫，破壞『法國的影響

『及『加強德、意在比利牛斯以南的影響』(★)。他還說，這祇有英、法的聯合武裝干涉才能制止。假如沒有德、意的援助，佛朗哥自認其獲勝之機會若何？

甚至在于涉的兩年後，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佛朗哥……請求允許德國志願軍多滯留一會』，因為『預料赤黨續作頑抗。』

希特勒的軍事專家調查了形勢以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德、意軍隊的撤退將導使西班牙人民對佛朗哥的勝利。結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決定了奉行『不干涉政策……與佛朗哥是這樣的聯合，以免志願軍退出西班牙軍』(★)。和在共和國軍伍中參戰的外國人不同，據佛朗哥的外交部長所說的，這些『志願軍』是德、意武裝部隊中的軍事隊伍(★)。

保持補給及增援在西班牙的德、意軍隊牽涉到一些重大困難，因為這不祇是必須鞏固佛朗哥的地位，而且還得加強在希、墨二魔的罪惡賭局裏充作王牌的張伯倫的地位。張伯倫的地位已被動搖，甚至保守黨內也出現了反對其『緩靖』政策者。在一九三八年六月，柏林和羅馬認為『使張伯倫』在取得一個『西班牙問題』的表面『解決立即奏功是很重要的』，也即是接受倫敦的撤退『志願軍』的計劃(★)。就是這樣才決定了英意協定(即是法西斯緩靖)的締結。焦慮張伯倫內閣的命運，『元首』和『首領』才定出如下的行動計劃。佛朗哥要宣佈『他在原則上接受倫敦的計劃』，他將提出對計劃各點的意見；『之後(在這方面無須趕急)，佛朗哥將向委員會提出第二個照會，內中包括詳細的意見和適可的反詰』(★)。他必須『繼續這個局面直到絕對明顯地佛朗哥能以自己的力量取得最後勝利為止』。認定了倫敦『在這個特別關頭不會提出真正撤退的問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便趕緊以兵員、軍用物資增援他們在西班牙的受挫的部隊(★)。

這就是佛朗哥政權——德國納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混血兒的根底。

『西班牙事業』的真正魁首們急於確定和行使其主人的權利。佛朗哥與墨索里尼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八日簽訂的條約，乃帶着保護權的條約的典型。墨索里尼保證他自己支持佛朗哥的統治——恢復『國內的社會與政治秩序』。佛朗哥方面，保證以自己在『一切有關兩國的問題，特別是關於地中海（即法國、法屬非洲、丹吉爾及直布羅陀）問題』上的行動與意大利同進退(★)。

希特勒接收了佛朗哥西班牙的整個工業，這可能用在戰爭目的上。戈林通過他的龐大托萊斯——這隻章魚的觸手不祇是達到所有西、南、中歐國家，而且伸到近東和南美——上的伊比利安（即西班牙）分支，致力『同化』這些工業(★)。

在一九三九年的危急的夏季，佛朗哥遣派其首要將領們赴德，轉而於最近的將來在各方面建立德——西間的最密切合作。這就是佛朗哥將領們怎樣解釋其訪德之行。他們坦率宣稱：佛朗哥獨裁統治的國內形勢極不穩定，佛朗哥政權的基礎——長槍黨在各方面都很脆弱。他們寫道：『在如馬德里、巴塞隆納等大城市裏，也許可以說，甚至在今日，絕大部份居民是赤黨』。因此『佛朗哥深信』他的唯一生路便是與德、意團結一致(★)。

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中，佛朗哥與其主子談判西班牙將參與對英戰爭的條件。在與墨索里尼會談中，佛朗哥提出下列條件：(一)軍事與經濟的援助，(二)直布羅陀及法屬摩洛哥交給西班牙(★)。佛朗哥的隨從於一九四一年五月解釋說：『爲了內部政治原因西班牙需要戰爭。祇有這樣才能把

一切內部政治爭執轉至幕後」(★)。

佛朗哥及其將軍們擬就了進攻另一個軟弱到無法抵抗的法西斯國家——葡萄牙的計劃。佛朗哥政客、將軍們堅持在希特勒的『新秩序』下，法西斯葡萄牙勢將成爲法西斯西班牙的一部份。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採取『各種準備以備西班牙軍隊開入葡萄牙』。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在西班牙的德國軍事密探報告說，西班牙軍界『正自行尋求參戰的機會，因此主動如今不是來自德國，而是來自西班牙方面』(★)。但是，由於當時希特勒正集中全部力量準備侵入蘇聯，所以佛朗哥不能得到他答應予以計劃進攻直布羅陀的幫助。

德國進攻蘇聯數小時之後，派遣西班牙軍隊到希特勒侵略軍中的問題立即解決了。佛朗哥把幾十萬的西班牙人和他的『空軍』送到蘇德戰綫上。德國在西班牙需要修理和供應其軍艦，以及製造手榴彈。他們從佛朗哥那兒取得了比所曾答應的百萬佛朗哥士兵更寶貴的東西，即是鴉片和鴉片其他戰略物資，沒有這些他們便不能進行戰爭(★)。佛朗哥同意『經濟關係必須從屬於政治需要』。恪守他的信念，即他的命運與『德國的命運』，亦即希特勒的命運，是牢不可分的，佛朗哥才以戰略原料供應後者，雖然西班牙對德國的供應有百分之五十未得到貨物或貨幣的償付也不管(★)。

佛朗哥西班牙的德、意主子認爲他們不需要西班牙軍隊，也不需要她成爲戰爭中的盟友；他們要她成爲『軸心國的政治盟友』和戰略物資供應的大來源。西班牙的參戰必將使之淪爲戰場，這對德國絲毫不合適，後者在對蘇戰爭中已忙不過來了。防止西班牙參加對英、美戰爭的，不是美國外交家的『技巧』，也不是英、美給予佛朗哥西班牙的廣泛經濟援助——表面上是對德的『經濟戰』的一部

份——而事實上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缺乏在伊比利安半島進行戰爭的必要後備。

當像黑斯這樣的外交家不斷使華盛頓驚恐、抖縮於德國侵入西班牙、以及西班牙加入對聯合國作戰的假危險之前時，希特勒和佛朗哥却深懼英、美的侵入西班牙，因為希特勒害怕丟掉了西班牙的石油和佛朗哥轉賣給他的美國石油，而佛朗哥却害怕盟軍的登陸西班牙海岸，將是人民起來反對憎恨的法西斯政權的訊號。這說明了希特勒與佛朗哥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二日的簽訂協定，按照協定，德國負責『儘速以最新式和足量的武器、軍事裝備及軍事物資』供應佛朗哥的軍隊，而佛朗哥保證他『將抵抗英美武裝部隊的侵入伊比利安半島……和西班牙保護的摩洛哥』（★）。

於希特勒軍隊在蘇德前綫吃了敗仗以後，佛朗哥再也不能求救於軍事冒險中——這方面再無絲毫成功的機會。德、意崩解的明顯迫臨，刺激了佛朗哥軍隊中的保皇黨運動。彼時，除了爲黑斯先生取得其靈感的人以外，沒有人設想佛朗哥能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失敗下殘存下來。戈林和希特勒的駐西大使斯圖拉是這樣確信西班牙的保皇黨政變的迫臨，他們認爲應以德國人發動這個『事業』爲宜。（★）我們所引證的許多文件表明了，恢復帝制的準備旨在挽救西班牙的法西斯獨裁統治，這個方法後來在希臘用上了。

由於紅軍的勝利和西綫的展開戰事，佛朗哥，通過黑斯先生的介紹，是這樣地急於尋求新保護者，竟致黑斯狂放地結束他的書說：『在緊急關頭，西班牙能充作我們的武裝部隊的便當的歐洲橋頭堡』。至於中美和巴西、或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左』或『右』傾，那『是他們的事，與我們無干』……甚至說：『不管其政府形式爲何，西班牙及其人民在現在和將來，均極有用於美國的利益』。

正如德國的文件和僑人皆知的事實所證明，直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崩潰的一霎前，佛朗哥仍是他們的積極同謀犯。他是力圖從民主國家而不是從希、墨二魔，以黑斯先生沾沾自得地指為係佛朗哥的真誠及美國外交的巧技的證據的讓步，換得赦免。文件再次撕掉佛朗哥臉上的面具，還以其真面目。它們表明了，與英國反動派合謀，他企圖在合力對『布爾塞維克危險』鬭爭的觀點下，使英、德達到和解。它們暴露了他的『擴大』英、蘇以及英、美間的『敵意』的計劃。於一九四三年二月，佛朗哥與英國大使豪爾爵士舉行談判，所談者係關於英、德的妥協。『布爾塞維克危險』等等。『於豪爾爵士回稱佛朗哥所說的是極其引人的，並表示希望比類談話應繼續下去以後』，佛朗哥認為事情已轉入常軌。佛朗哥『由是相信豪爾本人亦抱有和他對俄國危險的同樣看法』(★)。

在這以後，佛朗哥的外交部長柔達那將軍以備忘錄分致愛爾蘭、瑞典及瑞士公使，提出一個計劃——各『非戰與中立』國一致發表聯合聲明，建議『戰爭應在組織反對布爾塞維克危險的聯防目標下終止』。據佛朗哥外交部的情報，某些英國『負責人士，甚至一位內閣部長，支持和平仲裁及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全歐陣綫的想法』(★)。

得到了這些情報，佛朗哥泰然地繼續其政策——一個實際參加希特勒的戰爭、在西班牙建立一個準備新戰爭的以及西班牙獨裁統治參與企圖捲土重來的法西斯主義事業與利潤的法西斯基地的政策。這就是東、西半球的黑斯先生之流正在枉然企圖歪曲的歷史真理。

(黃炳輝節譯自『新時代』十九期——一九四六·十二)

(註) 本文★處均係引自『國家政治文化出版局』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德國外交部文件卷三』——『德國對西政策』中，因手頭無譯本故不引註——譯者。

馬歇爾化的土耳其

V·克里姆斯基 作

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二日與美國締結關於所謂『援助』協定和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四日締結另一關於『經濟合作』協定的哈山·薩卡政府已將土耳其及其人民的利益獻給美帝國主義及其在近東與中東的軍事戰略計劃，美國大使實際上已成爲土耳其的美國總督。土耳其政府必須每月向他報告。土耳其已把它的門戶開放給不可勝數的美國軍事顧問、商人、專家、旅行家及報人。土耳其當局有義務給這些美國獨佔資本代理人的活動製造有利條件。這包括各種有關土耳其工業與公共企業的財政及經濟情況的報告的規定。

最無恥的乃是一九四八年七月四日由哈山·薩卡政府簽署的惡名昭著的經濟合作協定。這個協定一方面束縛了土耳其的手脚，同時如把該國變成美國殖民地、美國商品的市場及鉛、石油、銅這些原料的供給者，製造了極其理想的條件。

就其實質言之，對土耳其這是一個人不平等和受約束的協定。爲了換得交還美貨的含糊諾言，土耳其負擔了很特別——而且很受束縛——的義務。安哥拉政府並不止於誓言遵守馬歇爾計劃，它且答應『盡一切努力』使履行該計劃成爲可能。爲此目的，土耳其須『採取或保持必要的措施以保證有效和

切實使用其經濟與原料資源』。該協定限制土耳其要增加美國所需要的原料之產量。美國政府有權執行建設計劃命令土耳其政府。土耳其方面担保『充分宣揚』馬歇爾計劃和給美國在這方面的宣傳的『相當的方便。』

被土耳其允許享有特權與外交權利的美國特別經濟合作使團留駐該國對土耳其的獨立充滿了極大的危險。

這些協定能使美國獨佔資本家干涉土耳其的內政，並決定其內政外交政策的方針。而且美國獨佔資本業已利用了這種權利。

土耳其的馬歇爾化意味她完全服從美國獨佔資本的利益。

與目前土耳其統治者共同工作的華爾街正逐漸把該國變成美國的農業與原料的附庸，和美國商品的市場。半官方的安哥拉『烏魯斯』報於報導美國拒絕五億美元貸款以適應土耳其經濟需要時不得不寫道，美國商業康采恩對土耳其工業發展無絲毫興趣，因為這和它們利用土耳其單純作為原料與利潤泉源的政策是抵觸的。在土耳其，沒有一個為人民和平需要服務的企業是用美國信用貸款建立起來的。美國的『援助』主要是為了修建戰略公路與港口、飛機場及軍事基地。

『烏魯斯』報指出，土耳其曾期望『美援會開始該國的經濟繁榮』，但是這些希望並未實現。該報繼續說，來自美國的進口貨是『亂七八糟的』，土耳其正充斥着美國貨，『而毫不顧及該國的迫切需要』。

土耳其報紙充滿了表明具有土耳其統治集團支持的美國獨佔資本家正如何逐步地破壞該國經濟的

事實。黃金儲備的日漸萎縮、生產，尤其在煙草與紡織工業方面的縮減、高漲的生活費、失業及貧困——這些都是土耳其馬歇爾化與當權反動派所奉行的政策的後果。

所有防止美國資本滲入土耳其的壁壘現在都降低了。在土耳其賺的利潤現在能出口了。按九月七日的所謂改革，爲了提高美元的匯率，里拉已被貶值。標誌執政黨共和人民黨上屆代表大會及繼其後於十一月下旬在伊斯坦布爾開的經濟會議是：最後廢棄凱末爾的保護民族經濟政策和引用讓外國資本自由行動的政策。

美國公司及獨佔資本與各土耳其公司締結的私人協定也都是不平等而具束縛性質的協定。一個例子是某家美國公司與土耳其埃地銀行開締結的特別協定，依照該協定，前者將在開探土耳其各地鐵、鉛、硫及其他礦物中起着確定的作用。

用土耳其報紙的話說，『混合公司』像雨後春筍似地出現，大部份股份不變地屬於美國獨佔資本的代表。作這種交易的有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威斯丁豪斯電氣製造公司，沃爾肯鐵工廠及其他數家已滲入土耳其經濟與貿易各個部門的美國獨佔資本。

刻在中東經營着的，聯合二百四十餘家公司的某美國公司最近在土耳其開了一家分公司。該公司的副經理告訴報人們說，土耳其分公司的開辦資本二十萬里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票爲美國人所持有。美國進出口銀行在伊斯坦布爾開設一分行，資本一千五百萬里拉，其股票的百分之七十五屬於美國人。

另一美國公司——勘測了開發公司與某土耳其研究機關締結了一項協定，將勘察土耳其的石油與

煤炭。土耳其報紙強調說，美國資本已獲得對該研究機關的實際控制和勘察土耳其礦物資源的獨佔權利。

美國獨佔資本及其代理機關不僅滲入各個經濟部門，而且也滲入政府機構的一切部份。由土耳其各報的記載推斷，土耳其沒有一個部或部門沒有美國顧問，教官或觀察者插手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權利報』報導說，一美國『專家』查理士·揚已調查了鐵路和郵電體系的情況。他的報告已呈交交通部長，後者將依此報告計劃一九四九年該部的工作。

類似的報導時常有。每個部不僅限於有它的顧問，而且有幾十個常住的陸軍、海軍、空軍及其他干涉土耳其內政外交的使團，美國政府已通過按期訪問安哥拉的華爾街忠實代理人，構成對土耳其政府的活動的直接控制。最近的訪問者有羅雅爾、哈里曼及其他高級官員。羅雅爾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告安哥拉記者招待會稱，他訪問的目的是視察土耳其的軍事設施。

根據土耳其以及美國的報紙說，羅雅爾曾與土耳其的領袖們討論了增加軍費、土耳其軍隊機械化及擴大許多美國在該國的使團與軍火商人的權利等。羅雅爾在其公開演說中曾以向土耳其反動派保證土耳其在軍事上是近東最強大的國家、向他們提起土耳其『過去的光榮』及鼓動他們反對蘇聯的方法，煽動他們的沙文主義侵略情緒。

哈里曼對石油、煤炭及鑛砂表示特別興趣。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宣稱，他來土耳其爲了獲得關於土耳其政府按照馬歇爾計劃所起草的計劃的情報。

從倫敦報紙的評論看來，英美在近來與中東的戰略計劃包括組織一個以土耳其爲首的『阿刺伯國

家集團』。

唯其美國主子之命是聽的土耳其統治集團正在國內策動戰爭的歇斯底里亞。反動的報紙與土耳其的出版物正從事放肆的戰爭宣傳。軍費開支浩大，新的捐稅與繁重的國內外公債使人民的負擔日增。據國會議員曼德利斯說，一九四八年土耳其的國債已超過二十億里拉。在一九四九年的預算中單單國防部的直接撥款就達四億六千二百萬里拉；這比一九四一年整個土耳其國家預算還要多。

人民於去年曾繳納過六十種捐稅來彌補軍費。雖然如此，在今年還要實施包括鐵路稅、糖稅及其他必需品稅的數種新稅收。於辯論提高糖及某些其他食品的價格法案時，有些國會議員竟無恥聲稱勞動人民沒有糖亦能活着。

無情剝削人民的政策正日益引起土耳其國內的不滿。不久之前，在國會發生一令人醒悟的事件。哈山·薩卡政府實施一徵收『奢侈品與利潤』稅的法案。爲了從人民身上盡量擠出油水，該法案的編製者將奢侈品與利潤以外的勞苦人民的極少收入直到低於生活水平的工資都包括在內。然而，當在辯論的過程中，某些人發表意見說，這一法律可能影響三十萬資產階級與地主的利益，該法案被拒絕了，並且不只被反對派，而亦被共和人民黨的黨員們用作尖銳批評哈山·薩卡內閣的經濟政策的藉口。

土耳其的財政經濟的窮困與其國內政策的破產在國會辯論哈山·薩卡政府提出的一九四九年預算時暴露了。議員們對於由於過多和不當的軍費而產生的國家處境底絕望表示很大的驚恐，以至預算最後被否決了，而且國會被迫採取了空前步驟，批准以一個月爲期的臨時預算。

當一九四九年一月初爆發的最近一次政府危機期間，國會裏發生了一件醜事；交通部長卡西姆·

加立克拒絕接受處理馬歇爾計劃援助的國務部長的職位。這一政治醜聞招致美國主子的不快，結果卡西姆·加立克未被包括在一月十六日由塞姆斯丁·于納爾台組成的新內閣之內。『權利報』評稱，哈山·薩卡『未能使其內閣閣員盡到義務』。

內閣的頻頻更動旨在製造一種印象，即當權黨正盡力想辦法挽救形勢。然而，人民對美帝國主義走狗們的狡詐諾言很少信任。甚至像『權利』這樣反動的報紙都宣稱，土耳其每個新聞只是加劇人民的困境和留下比其前任更壞的遺產。

一月二十二日宣佈成立的于納爾台新政府的綱領強調在外交政策上毫無改變。綱領指出，土耳其將繼續承擔她對美英的約許與條約義務，而且新內閣將採取另外步驟『鼓勵和便利私人與外國資本的首創性』。

關於這方面，『烏魯斯』報有充分根據推測說，于納爾台內閣將遭遇使得哈山·薩卡政府垮台的同樣困難。

土耳其報紙的評論透露了當前土耳其底統治者們感到的驚恐，他們要對爲了英美帝國主義者底利益所奉行的災難的內政外交政策負責。生活本身正教訓着他們，即任何鎮壓都不能阻止日益增漲的反對這種政策的人民運動。

（丙杰節譯自『新時代』週刊第七期一九四九、二、九）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A·庫茲米納 作

自杜魯門主義宣佈以來已過去一年多；而現在已完全清楚美國對土耳其『援助』的幕後目的即是利用該國作為美國在近東的一個政治和軍事的屯兵場。

選擇土耳其作為首批軍事『援助』目標之一，首先是因為她的戰略位置接近蘇聯、巴爾幹半島、阿剌伯國家及伊朗——美國石油壟斷資本強力擴張的範圍。另一個對美國擴張主義集團同樣重要的情況：是他們在土耳其統治集團裏找到了方便的代理機構。

美國的侵入土耳其甚至在戰爭結束之前即已開始。美國曾對該國施行租借法案，而土耳其在形式上雖是非交戰國，實際上它却在幫助希特勒。根據租借法案，土耳其得到了總值一億三千萬美元的美國坦克、飛機、槍砲及其他物資。與貨物流入的同時，來了一批美國代理人。戰前，在土耳其僅有三家美國報紙辦事處及商業代理店；到一九四五年，則有了將近七十家。

在杜魯門主義宣佈和美國國會通過規定『援助』土耳其的法案之後，美國的侵入採取了極為明確的形式。美國軍事使團調查了該國的一切戰略地區，並且各種代表、專家及顧問和土耳其總參謀部製訂了一個軍備計劃。談判包括的題目有：土耳其軍隊的機械化；強力軍備與現代高射砲的交付；舊飛

機場的整頓和新飛機場的建設；軍事港口與公路的改良與擴充。美國的專家們甚至都注意到像土耳其軍服新樣式這樣的細節。

美國國會決定給予土耳其的貸款是計劃專用於軍事目的的，指撥八千萬美元購置軍備，兩千萬美元建設海港和戰略公路。貸款的條件禁止將這些款項用於任何其他目的。根本就沒有土耳其國家主權這種概念的美國軍事間諜們所取得的不僅是精心製訂將在土耳其領土上實現的建設計劃，並且也要監督實際工作。

同時，美國壟斷資本正獲得對土耳其經濟的控制。美國各銀行已在伊斯坦布爾和伊茲密爾開設分行。美國石油壟斷資本的代表們暗中勘察着該國。擁有六十個不同分公司的美國中東公司也在土耳其設立了分公司。美國經濟顧問和美國私營公司的代表們正在土耳其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積極活動，而首先是在經濟部、財政部、關稅及壟斷資本等部門。美國正以舊衣服、長統襪、牙籤及橡皮製品充斥着土耳其市場。土耳其統治集團已批准了衆所週知的「九九（九月七日）計劃」，該計劃允許對損害土耳其本身工業與財政的外國資本給以無限的行動自由。

杜魯門主義的履行已使得土耳其的政策、經濟、財政，以及武裝部隊完全處於美國控制之下，它的主權與獨立正化歸烏有。

在一個僅在二十五年以前，由於對帝國主義鬭爭始獲得獨立的國家中，怎麼能到了這樣可憐的情況呢？對這個問題的答案要從土耳其統治集團的政策中去找。

×

×

×

美國帝國主義者全然懂得，掌握土耳其政權的反動集團會答應他們提出的任何事情；因為它（土耳其的反動集團——譯者）在國內沒有可靠的支持，所以拚命自國外要求支持。在過去的十年期間，這一集團已遵循了一個一成不變的、跟着最具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列強後面跑的政策。土耳其反動派對那些表明渴望在促進反蘇陰謀中利用土耳其戰略地位的人們，從未放過為他們服務的機會。

土耳其統治集團在採用這種方針時，忘記了最近過去的教訓。衆所週知的事實是：蘇聯是在土耳其獨立戰爭的困難年代向其伸出友誼之手的唯一大國。在過去二十五年期間，土耳其的民主發展被反動派防礙了，它們漸漸地控制了土國的內外政策。它們的破壞活動針對着國內的進步措施，針對着削弱帝國主義者的地位和鞏固土耳其獨立及政府共和制度的一切企圖。

到一九三六年蒙特婁海峽會議時（指蒙特婁海峽會議——譯者），土耳其統治集團確定放棄阿塔土克的進步外交政策已很清楚。自那時以後，土耳其的政策即為英國保守黨份子與德國法西斯份子所控制。

同樣地，國內政權已變得日益反動。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土耳其的統治黨，共和人民黨已成為極端痛恨人民和每一件進步事物的反動派的巢穴。該黨的領導機構已陷入非法牟利者與股票經紀人之手，他們勾結着外國資本的最瘋狂反動的新舊代表。反人民的、不合憲法的法律被通過了。為共和國檢舉和定罪的頑固反動派得到了大報，並被提拔高踞要津。國會的席位均為H·C·雅爾辛及故K·卡拉比克爾這種類型的政客們佔據着，他們都已成為統治黨的支柱。法西斯的泛土耳其活動增加了。恐怖政權統治着國家，絞殺進步的人民力量，壓制基本的民主權利。警察的控制箝制了民主報

紙。

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立場是被其內外政策這種總的反人民、反民主的趨向所決定的。在中立的幕後，土耳其實際上是希特勒德國的祕密同盟者。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德國進攻蘇聯前四天，土耳其與希特勒德國之間簽訂了『友好與互不侵犯』條約。這個條約保證了德國在東南面的側翼，並且使得它自己剛幹半島抽調了許多師團。

『中立的』土耳其允許德國與意大利的軍艦通過羅羅尼爾海峽進入黑海，而且與希特勒德國經營着活躍的貿易，用重要戰略原料供給後者。在德國攻勢的緊急關頭（指德寇深入蘇聯國土之時——譯者），相信德國勝利的土耳其統治者們曾將部隊集中於蘇土邊境。

德寇在斯大林格勒被擊潰了；但是土耳其統治集團仍然繼續支持法西斯德國，同時尋求着某些妥協的可能性。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期間，在土耳其政界人士中和土耳其報章上不斷宣傳德國與盎格魯撒克遜國家間談判和平的思想以維持反蘇的共同陣綫這種宣傳幾乎繼續到戰爭結束之時。各報紙把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與蘇聯間的每一磨擦消息——真的或捏造的——都誇張到最大限度。同時，土耳其繼續以許多鎔鑛蘆葦及農產品供給希特勒德國。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月，土耳其政府才宣佈與德國處於戰爭狀態，其唯一目的是當解決戰後問題的時期將要到來時，好取得它自己在聯合國當中的一席位置。

土耳其的戰後政策是隨着控制世界的新野心家們——美英帝國主義——而定的，在它們（美英帝

國主義——譯者）的全盤計劃中，土耳其反動派擔負着一個重要部份。

土耳其受命組織為美國帝國主義所控制和針對着巴爾幹各國的地中海集團。在近東給它規定了一個同樣的任務。要它在那裏建立一個東方集團的組織，以便把阿剌伯國家包括在內。然而，在這方面得到的進展甚微，因為阿剌伯國家不渴望參加在任何再以安哥拉為首的同盟之內。這說明了同時正致力於完成另一計劃，該計劃規定復活一九三七年土耳其、伊朗、阿富汗斯坦與伊拉克間所締結的薩達貝德公約。這方面的談判最近曾由前美駐伊朗大使 G·V·亞倫在安哥拉指導。土耳其被收買的報紙夢想着土耳其在近東集團裏獲得無論那一方面的領導權，以充當『反共的壁壘』。

阿剌伯國家的輿論正確地認為土耳其反動派這些可疑的活動是美英帝國主義對近東人民所發動的新的、危險的冒險徵兆。

巴格達的『阿爾·萊·阿爾·阿姆』報的最近一篇文章說：『美國想把土耳其變成保獲美帝國主義者在埃及、巴勒斯坦、敘利亞、伊朗及阿富汗的利益之憲兵。美國正幫助這些國家的反動派，並且幫助鎮壓各國的民族民主運動。在防禦資本主義免受社會主義趨勢的威脅藉口下，美孚石油公司的老闆和總統杜魯門正保護全世界（包括地中海流域在內）的美國資本家的超額利潤。美國對土耳其的單純軍事援助是計劃準備使土耳其變為美國鎮壓土耳其及其隣國的人民運動的工具』。

美國帝國主義集團很滿意於土耳其現行的憲兵軍國主義統治，這保證了反動統治集團政權的持

續。

當戰爭期間，掌權的共和人民黨在其無情壓制每一人民不滿表現的政策上是成功的。然而，在戰爭終了之後，執行這種放肆的恐怖與暴力政策已更加困難。不滿增長了，比以前更加公開地流露出來。

土耳其當局搞了一連串的陰謀，計劃造成以政府『民主化』和渴望『改善人民命運』的印象。這些陰謀的一項重要因素也即是土耳其反動派渴望在聯合國輿論前維持他們的威望。一次又一次地，高級官員們宣佈了『民主在土耳其的開展』。加入各政黨及其他組織的自由亦被允許了。

這當然不是想應用於任何人民的、真正的民主黨派和組織。目的是想建立一個不滿意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集團的政黨，做為一個忠實的反對派。實際上，這種『民主化』已簡單成為泛土耳其法西斯組織的合法化了。

在一九四六年年初，即給親法西斯的民族再生黨、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民主黨及社會民主黨發下了許可。其後不久（在一九四六年夏天），某些民主組織，像社會黨、社會主義工人農民黨及職工會經過了不少的努力與困難，最後也得到了許可。

然而，這些組織立即就成為一連串鎮壓措施的目標。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國會選舉時，民主黨派的許多負責黨員均身陷囹圄。六個月之後，在『反對共產主義』的託辭下，對民主黨派及職工會發動了一個軍警攻勢。這些組織被宣佈為非法，受到了鎮壓，它們的總部被封閉了，報紙被查封了。成千的進步領袖與職工會人士被投入了監獄。

親美的『祖國報』力促：『爲保證外國資本對我們的信任，嚴厲的措施與戒嚴狀態是很必要的。』

任何人都不懷疑，這一對民主陣營的瘋狂攻勢是土耳其當局依照華盛頓的直接命令從事。土耳其的大西洋彼岸的施主要求鎮壓一切反對派，甚至可能在統治階級中間抬頭的反對派也要鎮壓。這一攻勢也針對着那些在所謂民主黨內及其周圍的集團，因爲他們仍然擁護R·阿塔土克的保衛政治經濟獨立，以及共和的政府制度原則。被排出政治的舞台之後，這些集團不久就了解了統治集團的政策出賣了土耳其人民在艱苦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所贏得的國家獨立、自由與主權。

爲獨立和爲共和的政府制度而戰的，仍然忠於阿塔土克進步思想的著名領袖們會起來反對爲共和人民黨領導機構所引用的警察統治。所以，他們也遭到了攻擊。統治集團企圖用非常手段的威脅去恫嚇這些溫和的民主反對派，給他們加以最大的罪名——『與共產黨人勾結』。

土耳其反動派的陰謀，他們的『共產主義威脅』的把戲未能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不能使人民服從反動統治集團的政策。警察恐怖的加緊甚至在民主黨內部招致了日益增長的憤懣，而該黨本身僅提出一些最溫和的要求。因爲抗議官員與警察的專橫統治，該黨拒絕了一九四七年春季舉行的國會補缺選舉。該黨的領導機構曾想由此向人民表明它反對目前的政權；然而，事實上這幫助了反動陣營把他們自己的人更多的送入國會。

最近被排出民主黨的卓越黨員S·阿爾杜干在最近發表於『新晨報』的一篇題爲『世界上再沒有比土耳其更壞的政府』的聲明中極爲雄辯地敘述了目前的土耳其政權。

阿爾杜干宣稱：『公民們有着一生都說不完這麼多的苦處。……十分之九的土耳其預算是在無所事事的官員們身上』。

對政府政策的不滿也已滲入共和人民黨。就是『關門』與專設的新聞檢查都不能阻止關於該黨領導機構與其黨員間的不和的報導在報章上出現，該黨領導機構爲了製造國內『統一』的外貌，正玩弄着並獲得了對立的民主黨黨魁們的合作。

華盛頓答應了安哥拉統治集團在其恐怖鎮壓民主力量的政策上給予重要援助。但是，正因爲美國的幫助，這個集團現在知道它自己在人民中間已完全孤立。土耳其的進步人士不能順從地看着他們的國家變成外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警察措施不能粉碎這些人們的不滿。甚至現任外交部長沙達克的機關報『亞克沙姆報』都被壓迫承認，美國的援助的目的絕不是滿足土耳其人民的基本需要。

該報說：『在這個摩托（指機器——譯者）時代，百分之六十的土耳其農民仍用着原始工具耕種他們的土地。』

近來，土耳其報紙主張美『援』應含着『更大的經濟性』。然而，駐土耳其美國援助使團團長麥克布利德少將於三月二十三日安哥拉記者招待會上宣稱，土耳其這種要求在美國未能造成好的印象。

土耳其反動派爲了一萬萬美元已把土耳其的主權與獨立出賣給美國帝國主義者，已把土耳其人民、土耳其領土，以及土耳其國民經濟拖到當前美國統治者所推行的冒險主義的擴張計劃之內。土耳其

其人民是反對的。雖然有警察統治與泛土耳其主義者們的沙文主義的熱狂，土耳其人民在保衛民族獨立與自由中發出他們的呼聲。他們正奮力掙脫帝國主義掠奪者及其僕從們的桎梏。

（沈丙杰譯自『新時代』雜誌第十六期——四八·四·十四）

土耳其反動派的狂暴

LV·克里姆斯基
L·柯茲敏
敬作

最近數週來在土耳其發生了法西斯暴行和警察恐怖的新浪潮。土耳其報紙千篇一律地每日登載着血腥的文章並報導對一切進步與民主氣味吐露着獸性仇恨的言論。『共產黨名單』被草擬出來，名單中包括了數千爲統治集團所不喜歡的人的名字。報紙建議使用暴力鎮壓任何敢於表現——即使是極端謹慎地——絲毫不滿該國法西斯政權的人們。

在這次瘋狂的暴行中有三個特點應當受到特別的注意：第一是它的公開施行的性質；第二，它與解除六省的戒嚴狀態同時進行；第三，大學與學院中的法西斯思想的學生充當了反動派的先鋒。

這次暴行得到官方的批准，完全被總理哈山·薩卡予以證實他向伊士坦布爾的記者協會拍了一個電報，說他對伊士坦布爾報紙的血腥宣傳表示完全滿意。哈山·薩卡這樣說明了土耳其政府意圖繼續使用恐怖的方法來鎮壓羣衆對反動集團（將土耳其出賣給美帝國主義）的國內外政策的抗議。宣告解

除戒嚴狀態已證明只是一種粗暴的策略。

因為歐洲的戰爭在一九四〇年宣佈的戒嚴狀態在戰爭結束後仍繼續了兩年半之久。把宣佈戒嚴狀態用為實行緊急法令以絞殺土耳其人民民主運動的一個藉口。一九四四年五月土耳其反動派在安哥拉進行了一次巨大的鎮壓。他們模倣德國納粹的樣子，在該城市的大廣場上焚燒了土耳其的著名進步作家們的著作。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伊斯坦布爾，法西斯暴徒們和兩千名便衣警察搗毀了民主報紙與雜誌社的辦公室和售賣蘇聯書刊的書店。這種行動是在統治者共和人民黨袒護下進行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在頒佈戒嚴令的地區，指揮部發佈了一個禁止土耳其左翼政黨與職工會活動與鎮壓民主報刊的緊急法令。民主領袖在全國各地遭到逮捕。

當時的內政部長蘇克魯·蘇克門梭爾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廿九日在國會作了要求對民主運動施行恐怖行動的演說以後，在『反對共產主義』的大旗下，暴行的進行超過了一切的界限。從蘇克門梭爾在演說時引證的文件看來土耳其民主份子的罪名似乎就是他們的要求：

懲罰法西斯主義的代理人；

肅清政府機關與軍隊中的法西斯份子；

釋放一切被監禁的反法西斯人士與民主人士，並與巴爾幹民主國家及蘇聯建立誠懇的友好關係。

每一個以任何態度或形式對土耳其反動政權表示不滿的人——甚至前參謀長薩科馬克元帥——都被蘇克門梭爾當作了一個共產黨人。

反對民組主編與其領袖的恐怖統治招致了這樣一個廣泛的抗議運動，甚至連土耳其報紙也不得不得將其予以某些公開。例如，一九四七年二月下旬『廿四薩特』報稱：

『最重要事情是現在人們對國內長期存在的極權主義的政權明白地表示了不信任。民主在今日是拯救土耳其的唯一道路。』

『康胡里耶特』報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刊載了進步學生團體寫來的一封信，內稱：

『聽到這些與希特勒、墨索里尼在獨裁時期實行的毫無兩樣的暴虐措施，對於作為我國忠實的兒子的我們是太痛苦了。我們要求土耳其共和國政府應該不容延緩地停止其反民主政策，立即准許一切被封閉的報刊重新出版，釋放政治犯並給予反對黨同樣活動的權利。此外，我們要求立即解除在某些地區施行的戒嚴狀態……假若目前的專制與恐怖在土耳其繼續進行的話，我們便要問：是否土耳其有權利與其他爭取和平與民主的國家在聯合國組織內共同坐在一起開會呢？』

很自然地，統治集團會被這些反映了生活在窮困中與警察暴政下的羣衆底要求的言辭所大大震驚。不用說統治者們不想接受人民的民主要求或採取任何措施解除勞苦階層的困境，或把國家的經濟置於健全的基础上。他們已將土耳其出賣給美帝國主義，這不可避免地導向進一步的經濟衰落與羣衆的貧窮。真正的民主重建與憲兵的暴政的廢除將表示這個腐敗透頂的政權的結束。因此土耳其反動派正瘋狂地力圖轉移人民對他們（實際上應對不幸的情勢負責）的注意並拖延人民憤怒的爆發。這便是加緊宣傳侵略主義與軍國主義，努力造成一種戰爭的心理作用的目的及瘋狂進攻民主情感之任何表現的目的。

因爲人民羣衆保持在一種無知狀態，土耳其統治者便藉他們的侵略主義的宣傳企圖首先腐化土耳其的知識份子。他們儘力毒害中學及學院學生的思想，使他們與人民和人民的真正需要與渴望隔離起來。特別是統治土耳其的共和人民黨努力訓練學生團體。在它庇護下活動的泛土耳其的組織在大學和學校中均有支部。共和人民黨組織了反動的由它直接指揮與資助的學生協會。共和人民黨都給予伊斯坦布爾大學的一批『指示』給政權性質與在許多大學中盛行的政治風氣提供了雄辯的證明，這些『指示』發表在『土耳其茵尼』報上。內稱：

『任何稍有觸犯共和人民黨及其主義的學生將被立即逐出宿舍。學生們不應討論或批評共和人民黨的主義；而且他們不應對反對黨的綱領和行動說一句好話。』

這個指示給它本身作了說明。統治黨盡力訓練它的反人民政策的愚笨工具。

侵略主義與法西斯的思想對土耳其學生們曾進行了一個很長時期的教育。第二次大戰前與大戰期中納粹代理人便猛力侵入了伊士坦布爾與安哥拉的大學及土耳其的其他教育機關。所有主要的講座都由德國納粹份子担任。有二百多名這樣的『學者』直到今日還影響着土耳其青年的思想。最近土耳其大學校內的教授團體又補充進來美國專家作爲經濟與軍事援助土耳其政權的一部分。

各大學與學院內的泛土耳其組織培養着學生們的最卑鄙的性格並用獸性的沙文主義與種族理論教訓他們。這種教訓結果是：以各種『學生協會』爲名的與希特勒衝鋒隊相似的法西斯思想的傭兵（土耳其的非正規軍以劫掠殘忍著稱——譯者）團體們到處橫行無忌並恐嚇進步學生與教員。

除去以一種資產階級的侵略性的國家主義和仇恨愛自由的人民與盲目仇恨進步與真正民主的精神

教育青年之外，統治者多年來還在國內保持一種戰爭空氣，並以希特勒匪徒所用的方法訓練學生。無疑的這部份土耳其青年乃是反動派的馴服的工具，用以向民主份子發動攻勢。例如伊斯坦布爾學生協會最近向土耳其的記者們致以下述強硬的建議稱：

『我們強烈要求伊斯坦布爾的記者們，他們不應給共產黨份子在報紙機關工作的機會。』

反動報紙迅速歡呼這些青年傭兵們的『倡議』。戰時這些報紙受到以馮·巴本為首的納粹代理人的鼓勵和論點與金錢的供應。今天這種工作已被美英代理人接收過來了。官方的烏路斯報於評論上述法西斯思想的學生的電文時，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那一期上寫道：

『土耳其的國家主義追隨着美國和英國的樣子……從此看來，担任反對共產主義的任務的大學青年的倡議值得注意的。』

所謂土耳其民主黨的領袖法德·考普魯魯教授在報紙上著文指示土耳其學生們謂任何人敢說——『美帝國主義將破壞土耳其的獨立並將它變為一個殖民地的人和那些談論俄國的力量與偉大的人們都是共產黨的宣傳家……假若任何人企圖將這種思想灌入你的頭腦，就不要猶豫地直接告訴他說他是一個莫斯科的代理人。』

雅爾曼，早被土耳其公衆揭發為美國的代理人，最近在他的報紙『瓦坦』報上寫道：『戒嚴法和劇烈措施是鼓勵外國資本相信我們所必要的。』現在他解釋說戒嚴令的解除並不改變什麼：

『當我們解除因共產黨的威脅而施行的戒嚴令時，我們必須樹立新的與更加有效的壁壘來反對共產主義。』

法西斯的學生協會中的暴徒們與腐敗的記者們一起要求向民主的巴爾幹國家與蘇聯進行戰爭。反動報紙侮蔑保、羅、波、捷諸國的人民政府。散播關於他們的惡意的誹謗與無恥的謊言，斷言這些國家沒有民主、自由、進步或文明。另一方面便假定這些東西（指民主、自由等等）存在於土耳其。但這些報紙的話是顯然的很可笑。誠然，在這樣一個國家內——它的統治者不只鎮壓人民中任何政治表現而且有意使人民處於無知與易受欺騙的狀態中——還能談到有什麼民主呢！

土耳其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十七（主要是城市地區）能讀能寫。土耳其種族主義雜誌『米勒特』（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第五十號）中稱，土耳其三萬個鄉村中甚至沒有一個初級小學校。同時，國家預算幾乎一半用於維持軍隊、警察與憲兵。

大學被德國和美國的『教育家』管理着，他們所主要關心的不是訓練各門知識的專家而是培養反對份子與暴徒。『康胡里耶特』報曾一度發表了土耳其的大學生學習進程的重要數字。根據這些數字，大學經濟系第一年生三百七十八名中只有廿九名升入第二年級；法學院第一年生八百六十七名中只有一百零一名考試及格；醫學院六百四十名學生中只有一百九十八名升入下一級；工藝學系只有百分之七的學生在主要科目方面考試及格；建築系中沒有一個學生在主要的建築科目方面得到滿意的分數。

土耳其報紙滿載着表現青年道德衰落的報導。犯罪案件已達到這種程度以致國會與政府不得不認為這是一個重大問題。議員杜蘇塞爾在國會中要求政府注意在街上鬧歐中許多刺傷的事件。

土耳其首都安哥拉有十八家妓館。在伊斯坦布爾有一條街全是妓館，公開記載於該城全市人名簿上。當局還未反對這種醜惡，實際却鼓勵保持這些妓館。土耳其報紙報導了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

『有禮節的訪問』伊斯坦布爾時，供與美國水兵和軍官的『娛樂』（包括到妓館遊玩在內）使市當局支出了大量的費用。

爲了作一個完整的說明，我們必須提出作爲愚弄土耳其青年手段的書市、電影院和劇院。在戰時土耳其的書店堆積了由泛土耳其主義者，譯成土耳其文的德國種族主義著者的作品。現在又添加了美國的偵探小說和淫穢的小冊子以及布利特、貝爾納斯及其他戰爭販子的傳記。同時土耳其當局採取了劇烈的措施阻止售賣與散發世界古典作品。他們把馮維辛、哥里勃耶多夫、普式庚、萊蒙托夫、果戈里、奧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薩爾蒂柯夫——薛得林與契訶夫的作品列爲『共產主義的宣傳品』。前教育部長哈山·阿里·茹塞爾被控告，說他援助與安慰共產黨，正是因爲他允許發表這些作家的作品。在法院中茹塞爾企圖這樣告訴法官來爲自己釋罪：他說這些作家『生於共產主義以前的時代而且沒有一個可被列爲共產黨宣傳家的』。但毫無效果。

土耳其的電影院以前放映着戈培爾宣傳部供給的法西斯影片，現在換上了好萊塢的出品，在他們所宣揚的思想上幾乎不能說與前者有何差異。正如某記者適當說明的：

『美國人將影片放映於世界，用這種他們從未能夢想到的偷盜藝術的詭計指導盜賊們。這些影片教授着迄今無人知曉的荒淫腐敗的精華。他們給騙子惡徒、流氓們教授有用的課程，教給他們在以前對近東十分生疏的犯罪方法』。

同時安哥拉當局禁演果戈里喜劇『欽差大臣』與音樂影片柴伊科夫斯基的『第五交響樂』並拒絕允許放映於國際電影節在坎尼斯獲得頭等獎的『石頭花』。

除以實行各種土耳其示威、對民主份子的大屠殺及警察挑釁等舊方法來影響人們外，目前又施用了美國反動派的新方法。最近國會和統治黨的大會討論建立特別委員會的提議，該提議為按照美國的方法調查『共產黨的活動』並發現『不忠實』的政府官員。

從這些事實來看，最近誹謗蘇聯的攻勢似不能引起任何驚奇。美國戰爭販子的土耳其走狗們正以一種轉移人民對災難（他們正將國家導入其中）的注意，有意地保持恐怖氣氛和侵略主義的歇斯底里。

（白林譯自『新時代』雜誌第四期——一九四八年·一·廿）

土耳其婦女的「權利」與「自由」

O·奧西波夫 作

——伊斯坦布爾觀感——

我們正駛近伊斯坦布爾，這個古老城市的輪廓在霞霧中愈來愈明顯。博斯普魯斯海峽（位於黑海與馬爾馬拉海之間——譯者）的確美麗，特別是在晨光曦微中。兩岸是白色的樓房，四週有草有樹。在回教寺院的頂上矗立着尖尖的塔。在海峽最窄處——兩岸相距僅五百公尺，我們能够清晰地辨別出擠在一塊的木屋。

伊斯坦布爾才醒過來。我們可以聽到挑水伏和水菓販的喊聲，往來上下於博斯普魯斯的小船船伏的呼聲。蠕動着的輪船劃開了海峽的水面。

小心翼翼地駛過了狹窄的海峽，我們的船慢慢靠近黃金角（海峽的入口）的一個碼頭。數十個苦力衝上跳板來。海關手續完畢後，我們來到了擾攘的伊斯坦布爾街道上。

「伊斯坦布爾·席達西」——「獨立大街」。這道土耳其大城市的中央大街給人一個詭異的印象。這是那兒——是伊斯坦布爾抑是明尼阿波利斯（美國北部一城市——譯者）呢？到處都是誇耀美國影片、口香糖、被子和可口可樂的大廣告。我站下來往一個飾棚裏看。擺着的貨色幾乎都貼有『美國造』的商標。一個土耳其人在我旁邊停下來。顯然看出我的驚訝，他說：『不要奇怪。店主必須甚至連土耳其造的麵粉和口紅都得貼上美國招牌，否則那些狂熱的仕女們就不買了。』

X

X

X

在旅館門口，兩個婦人在哭着乞錢。她們是美國『援助』的犧牲者。伊斯坦布爾的貨棧裏堆滿了美國橡皮，鞋底皮的需求消失了。結果，這些婦女失去了在當地皮革廠裏的工作。各大小工廠不是在倒閉，便是在裁員，而首先被解僱的往往又是女工。在伊斯坦布爾被迫出賣肉體的婦女之愈來愈多尙足爲奇嗎？據『祖國』報稱，伊斯坦布爾在兩個月當中便提到六百名妓女；其中有病的佔百分之六十。

土耳其的報紙和雜誌一貫地向婦女提出同樣的『忠言』：脫離一切煩惱最好的辦法便是給自己找個有錢的丈夫。猥褻下流的『禿鷹』報整版整版地談論這個話題，時常用衣飾華麗的妙齡女郎吊在可以做她們爺爺的老頭的臂膀上的圖畫來做例證。土耳其報章最喜歡談論的另一個話題是美國電影明星

的生活。

誰在伊斯坦布爾的街道上愈轉得多，他便愈深刻地體會到居民的可驚的貧困。

我們曾到加拉塔（伊斯坦布爾的市郊——譯者）參觀一個作坊。數百名婦女在潮濕、黑暗、不通風的屋子裏工作着。工作時間是十到十二小時。

另一家作坊，在伊斯坦布爾的另一地區——烏克錫克、卡爾第林。石牆、石地。地上坐着十三到十五歲的孩童。他們在琢磨顏色鮮艷的木球或象牙球——紅的、黃的、綠的、藍的、黑的。這個作坊專造念珠。孩子們在磨亮這些念珠，鑽上洞，穿起來。從破爛的襯衣褲下，我們瞥見到憔悴的、泥垢層層的身軀。

又是一家作坊。未完工的被褥攤在矮矮的木台子上。婦人、女孩子就爬在這些漂亮的被褥上，用絨毛一把把的把它裝起來。空氣裏充滿着羊毛和塵土。

在拱形的頂棚下幾十部縫紉機噠噠地響着。這是裁縫部。成年人在裁剪和縫；小孩們在行假縫。到處一片黑暗、潮濕、陰人、腐朽。到處是十到十二小時的工作日，到處是菲薄的工資。

據土耳其的統計，在全國的工業工廠裏有五十二萬七千名男工和十二萬九千名女工。『勞工立法』在土耳其只能是一些旨在防止勞動人民起來爭取較好條件的措施。罷工是禁止的；沒有自由的工會存在；根本就沒有社會保險這回事。

在普通人家裏，老的少的，每個人都得做工；然而仍是永遠入不敷出。工人們住在矮小的房子裏和地窖裏。麵包和洋蔥就是他們的食物。從來未聽過什麼叫育兒所和幼稚園。甚至最小的孩子也得負

超主持家務的担子。工人階級的孩子，不分冬夏，生活在城市的塵土和污穢中。

百分之五的工人是八到十歲的小孩。紡織和煙草工業中盛行僱用童工。這些孩子們被殘忍地剝削着。

再大一點的孩童出來當腳伕，扛重物。我曾和一個坐在滾燙的行人道上休息的這樣的腳伕談話，他的年紀約有十二歲。他的名字叫魯斯坦。他和他的母親及三個妹妹住在一塊。他是大哥。他的父親一年前當兵去了。

『你媽媽做工不？』

『不做。她病倒在牀上。』

『誰照顧她呢？』

『噫嘻，當然是我了。』

愁悶地站起來，這個小孩繼續扛起沉重的担子前去。

穿過烏克錫克、卡爾第林，我們又來到了『獨立大街』。身旁走過去一大羣農婦，全都穿得很襤褸。她們在找工做。土耳其的農民不能靠種出來的糧食過活。他們必須供養三萬三千個地主和大農。

農民們底微薄收入，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必須拿來繳納苛捐雜稅。農民常常短錢用。他被迫向本地的大農戶借錢，後者要求借一百拉爾（土幣）還三百。農民的莊稼等不到長熟便已屬於大農戶了。翻地用的是木犁。常常，農民把自己、老婆或孩子，跟水牛在一起駕在木犁下。

不久以前，我在『新朝代』報上讀到一位教師辛琴的文章。在鄉下裏登記學齡女孩的時候，這位

教師常常碰到父母親們的反對，他（她）們聲稱：『我們的女兒到了出賣的年齡。她不能到學校去』。另外，他又敘述他和一個青年的談話。那是一個貧農的兒子，他申訴說他沒有買一個老婆的錢。一個老婆需價五百到一千拉爾，要獲得這筆款，他將必須賣去他的全部土地和牲口，不然就得借下為奴十五年的債務。

土耳其反動派渴望保持婦女於愚昧及落後中。他們否認婦女有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在三萬個土耳其農村中，竟連一所學校也沒有。一百個土耳其婦女中，有九十二人不能讀和寫。最明顯的，伊斯基爾（土耳其西部靠海一城市——譯者）大學最近舉行了一個辯論會，辯論的題目是：『應允許婦女受高等教育嗎？』

近來，許多土耳其報紙已開始刊登關於『婦女問題』的文章宣傳婦女不應過問政治及社會事務。例如，『新朝代』報最近在題為『我們的女僱員』一文中宣稱：

『我們聽說通過了一項條例，禁止某些國家機關和市政等等僱用婦女。此舉無疑將在土耳其生活的各方面發生好的結果。當婦人和女郎被禁止僱用於我們的辦公室和機關時，我國將經歷一個急速的興起和發展……』

土耳其沒有民主的婦女組織。反動派在摧殘着傾向民主營壘的婦女。

莎特·戴維絲，一位著名的土耳其女作家，竟因其民主觀點而被判長期徒刑。女記者S·舒泰爾，曾因其保衛土耳其人民的權利的活動不斷受到迫害。

千萬土耳其婦女因參加民主運動而下獄。不久以前，某村的農民們企圖選一個他們信任的人當村長。因此，憲兵便向該村大施血腥報復，把一百人投入獄中，內中有廿名婦女，而且有五個婦女帶着吃奶的小孩。

當局們非常害怕土耳其婦女和國際婦聯間之任何接觸。

土耳其統治集團對一切關於土耳其婦女被剝奪公權的評論是很敏感的。當一位蘇聯代表在聯合國婦女委員會會議上談到土耳其婦女的被剝奪公權時，『烏魯斯』報立即大作社論，堅稱土耳其婦女享有每一項權利和自由。而安哥拉的非法牟利者和證券市場匪幫的老婆們竟憤怒的到中央廣場上示威，舉起『打倒共產黨』的牌子。

但是這種把戲永遠不能歪曲真正的事實的。事實證明了土耳其婦女被剝奪了公權和實際的奴隸處境。

（圓圓譯自『蘇聯婦女』第三期——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月）